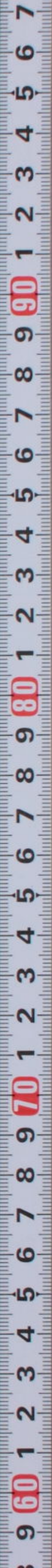




y 6
4064
28



門子伊6
第4064
卷32-27

大事編年

英宗紀

朴志源書劾洪啓禧父子

戊寅三十四年三月正言朴志源上書曰臣竊嘗聞故相臣趙顯命臨終語其子曰吾平生所大恨者誤薦一奸人以貽世道無窮之害也惟彼相臣猶以誤薦為恨而臣居言地不能退之於今日則是又臣之罪也茲敢畧陳之噫洪啓禧本以斗筭之才專事穿窬之習設心傾詐行已反覆喜事自用便佞巧飾長吁短息外視哀矜之態潛狙暗噬內售譖構之術貪得而縱慾怙勢而使權此真天生奸



細之徒也平生妓倆巧於鑽刺致位崇班恩造罔極則宜思一分報効之道而見利忘義背公營私曾於秉銓之日一任愛憎顯示招納之權旁通貨賄潛開賣鬻之徑其為壞亂朝廷厥唯久矣狼貪鼠竊便成家計海槎藩閩恣意乾沒南城騎曹隨手翻弄發索金而占賊贖之土地勒民狀而移良浦之場市南州沃畝或補七百里連營東湖販船至有三父子標號廣津亭榭極其奢僭穿山掘浦駭人耳目又於京第大興土木撤去閭舍開拓庭除雄跨并合甕桶連亘塔寺兩洞之間幾盡為洪氏之宅噫朝家禁令本自申嚴苟少有顧忌之心其敢放縱乃爾耶故承旨李

光運居在城外身死家敗而廉價撤毀以為移構之計其孤乞緩時日以待斂葬頑不動念迫令毀斥素帷玄棺暴露風雨孤兒寡妻血泣號乞備謠哀哭一處相混行路掩涕聞者切齒伊時光景臣亦目擊則其殘忍刻薄已不可以人理責之而及其人言狼藉之後敢生日後彌縫之計乃於天威咫尺之下至於城外家舍之毀移不必禁之為請臣於此尤不覺一笑也毀移移違果誰為之城內城外強欲區別其自為計則巧矣獨不念欺君面謾之非細事也至於官爵一事捨命做去又於文衡安生希覬畫媚賊孽宵縱妖兒曲逞旁蹊左穿右鑽踪跡自露面目難掩締

結圖占之說至敬於憲章之口猶不知恥抗顏卞質於喉
院公坐之中宣意衣冠之列有此駭愕之舉哉若其子景
海回譎奸慝反復自在布衣之日已有邪佞之日受其父
命出沒相門乞食於相臣之嬖妾留宿於相臣之廊底非
但一世之唾罵亦反為相臣之所鄙賤也及當其父之秉
銓一故一事無不恣惠憑依氣焰廣張聲勢人或勝已暗
售擠軋事不從心顯加忿毒雖平日死生之交強引微事
毋難詬絕其所涉世眩能之資不過窺覘私語直走先通
挾摘微疵敲面結歡愛之癖出於天性錢私弄其父之故
柄誘致湖南之富人受其累百金錢許以一窠齋卽及其

未蒙恩點其人至欲散狀遠索當時人言醜不可聞頃於
文衡議薦之際為父力圖潛通主薦家至親三鼓而往五
鼓乃退甘言利說誘說百端勢脅威喝恐動萬狀如是數
十日至使其人目不交睫幾欲生病噫人之無恥胡至此
極且於筵席奏對之際俯仰顧瞻善探幾微及其還出後
輒採物議譽則顯有自功之色否則直曰無可奈何此豈
古人入告出揚之道乎蓋其行險逞巧之性好利樂禍之
心父傳子傳同心濟惡此實國家之蠹橐當世之奸佞若
不早卞情狀任其猖獗則竊恐朝廷將壞此二人之手也
寧不凜然哉臣謂行司直洪啓禧削奪官職門外出送副

應教洪景海削去仕版斷不可已臣與彼父子本非仇怨且有情面使其罪惡若不至此則臣豈忍聲言致討而惟其罪盈惡極不可容貸權勢所壓舉世含默臣若不言誰復為邸下一陳之哉

傳曰朴志源入侍傳曰朴志源當言而不言雖不施墨刑豈可尋常處之為先適差放逐門外令挾雜誣罔之說上煩聖心大朝既已處分其章給之傳曰終人何代無之若聞其尤則志源可謂魁矣洪啓禧為國之心業已知矣景海年少殫竭亦嘗嘉之志源慘刻亦不過造物之理此等造物焉敢售於今日洪啓禧勿待命其入侍傳曰志源傾

軋陷人言所奏對漫漶周遮永刊仕版放歸田里兄不教弟忘祖忘君忠原縣監朴道源罷職

傳曰洪啓禧入侍下教而聞陳書往江郊更令入來聽諭洪景海即為入侍二十八日洪景海入侍時傳曰朴志源因一私嫌陷人父子而猜子誣父尤涉不測鍾城投畀倍道押送啓禧因退出江郊

海西訛言

五月中海西訛言云寇至自海西經畿內至關東民皆驚散有金鳳甲者為捕盜軍官所獲謂與造訛言設鞫問之抵言於坡州民人二人拿至無實又辭連松留吳遂米上

言待命釋之鳳甲杖死又有金夢井者投書御將洪鳳漢
奏上之遂親鞫一日無明實杖死又海西有妖女四五人
自稱生佛誑惑民庶命遣御史卽所在誅之海西伯沈撥
以不能卽誅妖女罷職

文衡舉薦

時大提學前望但有尹鳳朝一人上納前望單子拜尹為
大提學令更薦尹以老病不能詣闕論薦久之乃上書引
故相臣盧守慎李植皆不赴薦而疏章舉代故事為言仍
薦叅判南有容文學雅望可為斯任世子令廟堂稟處於
是領相李天輔左相金尚魯皆托故不行點金以文衡不

行公而舉薦非故事持之不決至是始行圈南為大提學
因行弘錄

洪景海口招

領議政李天輔入侍言朴相冕妻以洪景海誣奏事欲擊

鼓鳴寃且朴志源母老八十宜解其謫

洪奏云相冕不得
弘錄恨死志源以

此祭文
云

傳曰志源祭文中果有是事則志源不可廁於搢紳祭文
無此事則景海誣人不可無飭且敬海所奏元無提及冕
者而近來筵說孟浪如此景海及注書令該府口招以奏
景海口招曰館錄時朴道源連朝來訪懇囑及志源見漏

其上書乃出如報血仇祭文事有一親友即洪樂命來見臣父
昏命所曰志源曾以必論君家之意挿入於祭相冕之文
以未卒之志為言云、故臣於入侍時果據所聞陳達注
書洪鑄口招曰景海書送達說云志源祭文以論劾臣家之
說換入祭文可見其叔侄惡臣專由於館錄其後改送一
本曰館錄後相冕以此飲恨而死志源祭文如此其後其
兄趾海又改致一本而刊去飲恨一句而景海三改其說
而臣則其時傳命出入未詳末云、

二十八日上祈兩北郊還御禁府知義禁申晦等捧口招
奏之傳曰今日親問之下景海之言果若浪傳於相冕無

累矣况白脫者乎志源祭文既無其語景海亦不目覩此
皆由於浮曉之致志源依前律特放投界

又傳曰故相之言

謂趙顯命

今聞其供

謂景海供

其子不聞者志源

何以得聞此亦志源做作亦若今番達說必為飲恨於九
原撰進祭文遣官致祭景海罷職洪鑄所奏亦不純然刊
名仕版洪樂命其父象漢入侍禁府出而答之二十以謝
上教七月洪樂命為校理辭書末曰臣之往唁洪景海也
被其提問祭文事以臣所聞出處語嘿之說略有酬酢及
其口招援臣為言而以臣答語為臣自言以臣不語為臣
所言變幻搆合靡所不至上而受責於君下而貽搢紳之

羞於是更命景海樂命緘門以奏

刑判李瑋持緘辭入侍傳曰樂命於志源於景海皆其親
舊則兩人相闕之間已犯三復白圭之戒又被父飭事亦
了當而受飭於噴薄于景海此豈人子之道乎其相闕
非志源之無狀即景海之構陷而渠供中知其為人恬靜
介潔云者其何襯着乎洪樂命施以刊名仕版之律

是歲十一月朴道源為大司諫上書自辨曰館祿時主
張者副學與東壁也景海則不過隨參之一下僚而默
無可否 於其間若如景海之言而致憾則何不於主
圈之副學東壁而獨惡其無所可否之一下僚乎今日

以此飲恨成病云夫人之所以重名宦者為榮其身也
世豈有不得名宦而自戕其身者乎瀛選者小得失也
猶不得而至於恚死則惟彼畜占絕世之極選未得如
意而又不免死一則其將曰病根之由此耶臣門戶雖衰
而敦睦猶在同室之內豈有彼此臣之從侄既被瀛選
相猜之念何自而生而搆出至醜至陋之說勤加於既
沒之人雖以洪鑰之招觀之景海手錄筵說盖有三本
初則泛言臣弟憤其侄之漏錄至以欲論其家之意換
入於祭文中云元無飲恨志事之語再本則添書以此
飲恨志事未卒等語三本則還拔飲恨二字而使其兄

趾海袖往潛息則其反覆回互閃忽幻弄三變其說又
出新語誣臣則曰三朝委訪為弟息囑蓋其館 祿因嚴
教成圈於一日之內臣雖欲連三朝委訪其可得乎臣
與景海年紀差池本無情誼之可矜景海之兄趾海累
次相訪而臣之至親居其比隣故歷路回謝與渠相逢
例叙寒暄寧有私囑之事乎且景海當初筵奏之時以
為臣弟痛其侄之飲恨而為之報怨於口招之辭則曰
臣弟憤自己之見漏而致此逞毒前後相左詐偽難掩
設如渠言而有志事未卒句語所謂未卒者亦何必飲
恨於瀛錄耶况於祭文中並與志事未卒等語而本無

者乎且洪樂命則忠厚謹慎且與臣子情誼親篤豈忍
以誣蟻之言傳之於渠耶此則必無之理而景海之做
出祭文之說灼然可知臣在忠州時其弟念海攜般二
隻來到邑下而其父啓禧書托以廊底般俾勿侵責臣
亦副其息如有一毫疑阻之端則豈可以瑣細之事相
為付托若是款昵乎况臣則以父而相好如此志源則
以叔而獨為報怨果是人情之所當有哉
副修撰洪趾海上書曰筵說傳示不過更送其初本則
勒歸潛息極是理外忠原徃復未能送料其蓄憾則尋
常書札本非異事以此把作譖罔仰何心哉謂臣累訪

謂渠歷過者都不成說而渠家兄弟前後干托豈止於對臣弟而圖館錄臣亦不幸目見者多渠若稍有知覺豈為是哉

堂錄

七月領相李天輔右相申晚大提學南有容弘文提學李鼎輔右叅贊金漢喆吏叅李昌壽叅議洪樂性會圈堂錄取本館錄副李金致仁等所錄金應淳洪樂命及權世禰李海重李明煥李命植洪趾海李商芝金教材鄭光漢李福源沈履之鄭晚淳朴相喆南綺老李潭鄭遠達等十七人其外洪櫪徐有良尹光暹三人拔而不錄而加錄李瀾李宜菴任

琰李壽勛申思運朴弼壽李著達李敬王安杓李彦衡李

碩載元義孫權導金鍾正金履順十六人

金履順後改名履獻叅下錄

領相劄曰叅下錄有不當八者至得多點若無餘堂之定點則諸堂亦安得圈之請並推考許之

是時兵使鄭汝稷子煥猷以叅下得四點諸人皆言誤認以鄭履煥而加點云是錄也趙榮進洪櫪金勉行南大學以為皆奔競而拔之云

李潭䟽論新錄

七月校理李潭辭職曰瀛錄重選也而申思運之闡葺安杓之愚駭或以大臣族黨而預焉或以文衡切姻而叅焉

李敬玉李壽勛李著達之素之地望卻屈無恥闖然亂衆
臣不可與此輩同列洪楹之文筆才譽既衆館錄公然見
漏者既由於年前一書則其冒嫌當圈即領相也必拔乃已者
此乃私意橫流取舍不公衆下錄多點領相及諸堂上各
自卞明而終沒模捉請衆圈諸堂上譴罷

九日政院啓領右相以堂書待命傳曰右相及李潭入侍
傳曰此人秉筆時知其為人今此之書可謂不負而惜欠
忠厚大臣族黨文衡姻私意橫流語亦頗緊此豈簞簞
不飭之意哉大臣飭宜先此人為李潭報恩縣監除授當
日內辭朝其章給之李錫杓補外時有給馬之例今亦給

馬衆圈諸臣其所過濫初點者當之未稍過點者當之其
他上書不白一依書請衆圈諸堂上罷職

十日傳曰李潭處分更思之大覺錯誤意謂潭決不為尹
著東柳慙矣今日之事心雖直矣外面傾軋與著東同故
領相感予敦勉挺身當圈今駭冒嫌徇私之科意在擠陷
李潭康津縣監除授到任日狀聞

兼文學宋瑩中書曰李潭筵奏李敬玉事舉臣閑西酬酢

及館錄時事

李奏曰宋以門禮官來閑西時問教敬玉信

義著於朋儕氣節著於言議常懷捐駮殉國之誠今潭公
然醜辱勤加搆誣

右相劄曰申思運文學恬靜叅坐諸人皆許之何藉於臣乎冠準喜用寒畯何必皆如李潭之宰相子侄然後可耶領相䟽曰趙宗溥趙榮順處分過中故居三司者莫不進言而洪楨書則實無一言指斥臣身只是稍存臺體而已若謂黨宗溥而辱臣則非楨之本心也近來名官靜坐讀書者少楨亦有一二浮謗館錄之出辭說甚多及其堂錄用示一時權衡而非臣一人時主張也申思運安杓則一筆句斷歸之僚相族黨文衡切姻其旨意不專在於兩人而兩人文學優長其叅錄臣亦無異辭則使叅圈兩臣當其罪而獨免乎

李商芝筵奏曰李潭為領相弟子累衾往來矣

上曰然則何論領相乎商芝曰利盡交踈故論之矣且潭受學於安杓而又與渠為六寸親而筵奏乃以相親之間為言豈告君之事乎又其行已多見贓於安杓故為此先發之計也

十四日領相入城與右相同入侍李碩載亦於筵中曰李潭之託跡相門行已鄙陋之狀人孰不知乎今而後臣益悔其前日相親之厚也

二十五日獻納李商芝書曰臣與潭說既無相惡不必歷舉平生以傷忠厚之義而隨時反覆士夫恥之不近人情

人斥之似是而非假公濟私直所謂鄙夫也
傳曰校理李商芝非徒營護五人目潭以鹿悖或斥茸闌
或抑或扶景色不佳此亦黨習領相於潭不滿者多云者
包括無限意思李商芝海南縣監除授

莊陵修改

十月初四日禮判洪象漢自莊陵奉審來入侍傳曰今聞
禮判所奏端廟復位于支同於今年今月二十八日云愴
懷難抑祭文當親製其日遣大臣行攝行禮曰此而聞六
臣彰節書院在於陵洞口云令道臣修葺特贈正卿不待
謚狀賜謚遣禮官致祭贈叅議嚴興道一體配享云特賜

亞卿一體致祭朴彭年有直裔嚴興道亦有其裔云卽為
問名調用又聞若千里許有愍忠小祠云亦令道臣重建
此等微人此等立節徃牒罕聞重建後道臣差定守令致
祭六臣既贈職賜謚金宗瑞皇甫仁鄭基亦不待狀賜謚
三相六臣既命議謚卽令弘文館舉行思陵亦遣大臣行
祀親製文懸莊陵齋室又傳曰莊陵思陵上凡節丁字閣
樑上塗灰內外簾閣內些榻上下鋪陳一新重修丹青可改
一體舉行重修告由祭莊陵則右相李瑄思陵則左相金
尚魯以十月二十八日攝行三相六臣遣禮官致祭

李存中文衡薦御筆抹去

十一月傳曰前提學命招圈點南有容不進傳曰朝鮮一文衡豈因南有容而罷乎賓廳啓以南有容以向來堂錄被斥事不來遂累下嚴教又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其君坐冷聽以待有容亦朝鮮臣子也承旨沈墩適差而督之夜遂行圈六點有容五點李存中四點尹鳳朝金陽澤尹汲三點吳遂采李成中賓廳啓曰南有容嫌不自書其名依例添書圈點之意敢啓傳曰圈點雖行而朝命夕行事勉分義寒心南有容蔚山府使除授當日赴任卽謝下直金陽澤落點圈點单子還入李存中名下御筆抹去以雖抱韓愈之文卅載苦心宜守十二字書下諸臣言其能文

且曰三場壯元矣上命納其試卷覽而退之後數日傳曰文衡堂上玉署南床俱是清選可謂稀有而近來欲為緇代若是豈極選之意哉此後文才地望雖有可稱者不敢輕舉事定式施行

知製教抄選事

己卯三十五年五日上命大提學抄選知製教是日大提學金陽澤吏曹判書閔百祥抄出堂下文臣李普觀金應淳等六十三人其外任及罷職人舊例不抄故洪趾海景海李海重李敬玉金履猷金鍾正等不得與焉其明經及第人則立議不抄故金教材李宜老等亦不預其堂上及

衆下人則舊例將通文衡人乃可為故不抄也其柳巖尹
著東趙榮順等以名在御付籤被罪未釋故亦不抄其中
玉堂人則若不見抄則舊例不復得行玉堂無異駁逆故
並抄去

柎廟時大臣太學被罪事

五月六日仁元王后柎太廟親祭陳賀後傳曰五十年母
臨同享太室太學諸生凡於陳賀後即皆進箋或呈故院
或呈正門矣今日了無聲息位在君師不覺自恧關係不
輕大司成黃景源罷職掌議班首勿恨年停舉

又傳曰太母升柎臨殿赦之日大官不謝不衆今日無緊

闕無大臣領敦寧趙載浩林川郡付處

傳曰領府事俞拓基以白首舊臣今日登殿臣分虧焉若
非闕係於今日者則其何論哉付諸兩司

是夜傳曰羣下之道坐見壺位之曠其曰君老而不請此
無臣分也雖下教之前大臣同為八侍方有建請而其獨
嘿此亦無臣分也坤位命正之後若無上慰之言此亦
無臣分也位在大臣而升殿佯若不知臣分若此雖無賀
語亦何可慰君為臣子於今日事若有毫分不滿之心是
將心也為人臣不知坤位之重則將至無君之域若不嚴
懲何以樹紀綱付諸兩司非人君之道何待其請領府事

俞丞施門黜之典

初七日領議故李天輔待命金吾傳曰領相胥命過矣而國之重事登筵嘿、前後矣異領相李天輔罷職不叙以嚴乾坤之重

太學諸生以嚴教引嫌捲堂書進所懷以為列朝以來元無祔廟時太學進箋之例館官以聞東宮令勸八諸生即為承命入堂是後俞趙兩相解謫

李奎緯停舉

別試時策問家禮是時中宮嘉禮方行揀擇舉子李奎緯對策頭辭引國典揀擇事以為此何代之禮而陋且不敬

甚矣試官得之以為非所宜論乃別封置揭榜後試官吳彦儒見領相金尚魯言之求現發之金以為語非不道不可奏發於是持平安兼濟上書言之請捕治之東宮引見承旨洪準海謂其難處明日大朝入侍領相奏之以臺諫為非且曰奎緯特動於科慾而為此不足深論

六月五日傳曰今聞安兼濟上書其涉訝之取其券而命讀之不過亘中科慾挾雜不緊者其心無他不過年少愚駭之致何足捕治頃者以書題事嚴飭則以其人為試官不思自勉其文不過一哂而書外置下其何不可而重襲而來問相臣皆試官之罪也諸試官一並罷職安兼濟適

差文雖可笑士習不正通德郎李奎締停舉代加之法近來太濫以奎締觀之當為從仕郎者遽為通德郎此後代加時申明舊典濫為舉行者當該銓官地以制書有違之律又傳曰莫重邦禮么麼黃口章甫敢以陋字肆然特書關係不輕李奎締亦刊儒籍勅墨不乾不勤書題其君父釋襄幾月而末端無狀之問其亦非時試官徐志修削黜既有此無嚴不敬之對臺臣得體安兼濟勿適其文今政院付丙試官罷職現告吳彦儒金善行徐志修趙重晦李商芝李廷詰李世演其後其宗人承旨李秀得族會決臂奎締謝之

中殿嘉禮

傳曰三揀擇後宗社及毓祥宮徽寧殿告由祭依列舉行吏曹正使領府使俞拓基副使兵判趙雲達

承傳色下教賓廳曰大婚定於幼學金漢耆女何如領相金尚魯右相申晚左相李瑄禮判洪象漢參判吳遂來參議李惟秀啓曰臣等伏承聖教允叶神人之望此誠一國臣民之福不勝抃賀之至傳曰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行中宮殿同牢宴是日親任陳賀頒教冊禮都提調申晚以下賞典

金時繫上書陳勉

閏六月副提學金時祭上書東宮曰自古儲君之德必以仁孝溫文稱者誠以仁為萬善之長天地生物之心也孝乃百行之源而為堯舜為治之本也若其溫潤文雅氣像著外德業之盛豈過於是哉况今世孫年才齒學德性未定尤宜先懋自修以為身教之道而邸下一身臣民之延頸顙望容有其極而或有左右近習不謹於奉承之節掖隸宮屬橫斜街市之間所以假托抑累者於不貲邸下豈能盡知而諸臣雖或憂歎不敢一陳豈無愛邸下之心而然哉伏願明加禁飭以昭平明之德日近正士樂聞讜言使其動靜云為粹然一出於正焉

又上劄大朝曰私者公之對也今任用之偏財賦之匱言路之壅皆由於私夫瑣、膺仕古人所戒而朝著之上太半姻戚之臣中批除授本非羨事緋貂之班率多親擢之類諸臣折受或濫於祖宗之制賜予之恩下及於官屬之賤群下不能匡正乃反相延貨賂公行政注淆濫科場不嚴若其言路之閉則聖智出類俯視群下試思十數年來聖意所向有以群下之言而止之聖心所不欲有以群下之言而行之乎加以章奏路絕疏賤之言尤無自入大小諸臣一味將順因狃成習恬不為恠惟此三者皆從私出正宜不俟終日斷然克去群下之背公循私一并繩之以

法也○書入東宮答曰所陳憂愛切至可不體念仍下令
即見副學書本近來宮屬及假托宮屬之輩閭巷市肆之
間或不無出入作弊之事、極驚駭令收同嚴查各別重
繩此後亦各別嚴飭俾無如前之弊

十三日入侍時傳曰金時祭劄中精神全帶傾軋同朝之
人而即一謾書也任用之偏四字已包無限意思黨心自
露不肖不孝忍過三年渠亦侍從位在下大夫以書為劄
無一慰君之語其有目下邦禮何暇言哉謂劄首不言閔
制及大昏之事
國若有紀綱此等無臣節者豈無其法遙望象設心膽若
墜不問其心其亦寬典黑山島投界倍道押送

明日大司憲金善行大司諫趙明鼎請對匡救玉堂劄救
曰殷廬制訖周梁禮成國人均抃彼時祭豈獨無哀慶之
忱哉良以劄子之規不同書疏三司之體又異大官除非
君德朝廷事外例不敢猥及情禮藉令當言而不言亦不
過踈闕之失今乃律之以無臣節或有欠於大聖人平恕
之量也近來進戒者輒曰開言路而聖教若曰諸臣有懷
則可劄可奏不必疏啓今時祭一劄語或狂踈意則憂愛
而災程瘴島白首再謫或恐聖世得殺諫臣之名也
傳曰侍湯誠淺仙馭莫攀中月又過而身為玉署之長佯
若不知無一句及此眼無宗廟太后也焉道不敬之律乎

其滿腔黨心欲售黨心於渠薄物細故效逆輝不顧所重之習撥逆志叵測下句簡卽此一事於渠斷案而亦置不論只以此重慶而不問其心惜其職名之教也非徒寬也意蓋深矣則為今北面于予者焉敢閑咏於其間而敢欲營護此亦一時繁也求對兩司長官為先改差陳劄儒臣一併改差此後關係時繁章奏勿為呼望

朴致遠上書陳勉

七月四日知事朴致遠上書伏以皇天眷祐我東方聖上封爵之實甲適回於殷廬三年之後坤殿惠候不日平復於舟梁禮訖之初億萬世無疆之休實基於今日臣民欣

慶八域惟均伏惟我世孫岐嶷夙成丹封禮成朝野之歡欣為慶曷有其極仰惟我聖上暨邸下所以嘉悅期而望之者尤柯如哉揀選方正之士左右輔導涵養氣質之方薰陶德性之術宜無所不用其極德業之成就必有長進之效而古所謂固以孝仁禮義以導之者惟在保傅左右之得正臣而濡染浸漬不勞而成則豈非邸下以身教哉昔者文王之為世子也年已五十餘年聖德出類已有平天下之氣像而其在王季之側日三問寢惟世子之職是勤故禮紀中有文王世子皆記文王為世子事王季克孝之節而又錄武王之事於其末蓋曰武王之孝文王之教

也臣未知邨下所以教世孫者果如文王之教武王乎大朝之處儲位也潛光晦養允蹈乾初之象而恐懼修省誕膺震亨之義今日邨下所處即我大朝昔日所處則邨下所以當仰法者豈不在於大朝乎邨下不惟責世孫以武王之孝以文王世子之事反躬自省在師不煩在保不勞如文王之為世子則世孫所以視效而成德者豈下於武王哉臣伏見邨下體大朝闕早之意至有減膳之令辭旨懇惻足以感動神明則邨下所以體大朝之意於此可見推此以去邨下之教世孫何患不若文王而第邨下春秋馮盛血氣方強英睿太露喜怒任情舉措之間少有過不

及之差則已非列聖朝執中之家法而近日傳播於遠近萬口喧傳不一而足孰敢曰邨下真有是事而側聞闔巷市廛侵渙橫斂空名負債動以萬計雜貝鬢帽何所用而奪諸道路弓矢刀劍何所喜而收及禁直臣雖老悖決知邨下之必不如此而玩戲之際一或有言則下輦乘風憑藉虛喝利歸於私恐歸於上愚氓何知誹謗載路弭謗之道在邨下一號令之間伏願深加軫念為夫大孝之道惟在乎順親而自古言太子之德者不出於溫良慈仁四字則邨下之所當為者問寢視膳之頻接宮僚討論外經義詢咨政務檢攝威儀動遵禮法願養身心涵泳德性乃是

邸下之事而今則不然棄先王之法服襲武夫之裝束狎
昵群小日夜遊戲不但大有損於民望馳馬試劍滕文公
之所恥而韓愈擊毬之戒思之凜然邸下試於清燕之暇
取而覽焉則可知戒懼矣抑臣又有所聞掖隸輩暴橫仔
刺肆行市街解裝結隊挾樂張戲乃敢跳踉於聖廟戲修
之地至與多士相抗動稱令旨倘非邸下、令駢逐其貽
累於睿德尚復何如世道澆薄國言沸騰甚者至以為甫
口清禁門鑰不嚴深夜曲逞娼樂攔入是豈可聞於隣國
乎此莫非掖隸輩依憑作鬧之致若不嚴懲孰知邸下亦
無是事宜急查究付諸法曹一如向者之處分以明王章

為至於宦妾之賤不過掃除守門之任而自古疑亂熒惑
喪德亡國靡不由之則嚴加斥遠不與狎昵者固是英明
之德而如有負犯出付有司明正典刑以示邸下好惡之
正則防微之故孰不欽仰而今則不然不問有罪無罪以
不如意則刑殺狼藉遠近傳聞若不自保皆由邸下好殺
不已豈不大有損於慈仁之道乎年前三中官之枉死邸
下旋即悔悟施以恤典甚盛德也其後聽聞又復如前蹤
使此輩有可死之罪刑人實非邸下之所當為人情
寧不該懼天心其肯嘿祐耶邸下上奉大朝下率百僚故
今施措當以一段誠意推去不宜有所隱諱也向者王署

長書中請治宮屬之說有何碍眼而喉院之臣職在出納不惟不能惟允刪改書本使陳戎之書不得一徹聖明睿批究覈之令者舉行無終此等舉措雖古之掩蔽聰明者曾所未有而乃出於今日喉院之臣豈意聖明之世有此七國之舉也此而不治則壅蔽上下之情將無所不至而末流之弊已不可勝言而三司之臣無一人舉劾而正其罪是三司之臣負邸下也嗚呼臣之所陳數事皆道路公傳之言非老臣之敢訐而為說也風聞浮曉雖不足信以訛傳訛有口皆誦獨邸下深居九重未之聞知耳寧不痛哉三公者太師保傅之職也責在輔導成就而未聞一

言匡救臣不敢知今日國勢憂危置之無可奈何袖手越視有相如此將安用之是大臣負邸下也舉朝臣僚私憂竊歎含默苟容是舉朝負邸下也邸下孤立無與因恬度日民心日以益乖國事日以漸乖大小臣僚無一人警咳於邸下之側苟非微臣瀝血一進誰肯為邸下進言哉成湯聖王也而仲虺猶以不遜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戎焉成王令主也而周公乃以無滂于觀于遊于逸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馴之人非堯舜每事安得盡善邸下法風雷之大象凡臣所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痛加克治允蹈軌則以貽燕翼之謨仰體大朝付託之重下副萬民延頸之望則

日月之更萬物咸覩睿德日就于高明國勢永奠于磐石
豈不盛哉臣歷事三朝年滿八耄飽經滄桑亦忝耆社生
死肉骨莫非聖恩而再登前席猥蒙天褒獎以氣節許以
直言為國一死臣所不辭而方俟秋涼將欲乞身聖朝歸
死故山今若默、無言而去是臣負邱下何辭歸告先王
乎言之至此不覺涕零茲敢略陳所聞仰效愚忱云々○
荅曰所陳無論虛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矣卿以耆老之
臣言出憂愛可不體念為元書留中

姜必履書

陳勉

六日持平姜必履上書曰朴致遠之書禁令之下臣雖不

見其全書而略聞大槩則言、切直字、忠謹欲納我邱
下於至善無過之地遣辭之際不能無過激之語而邱下
特降降批特垂聽納辭氣雍容意度弘寬有君如此而臣
下不盡言難免為忘君負國之罪人從今以往孰不欲剗
其肝而瀝其腸乎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今日
之一批而向來萬民無窮之憂今始煨然冰釋豈不盛哉
第伏聞追後下令原書仍為留中批旨勿出朝紙臣不勝
訝惑未知睿意所在也如或有一分近似於言者之所陳
則是邱下之藥石也頂針也宜以致遠之書昭示群下曰
某事某事非吾所有而付之浮言某事某事是吾所有當

自勇革云爾則舉措明白處置光大而不此之為反禁朝
紙之頒示有若苟且緘縫或恐人知者然使愚民驟聞則
以為邸下外示嘉納內懷憚改則豈不大有乖於蕩、明
、之德耶臣愚以為書本及批旨不為頒示之前邸邸下
各過諱非之日若然今日措紳願忠之臣必將次第陳懇
不知有幾箇致遠其將一、留中掩覆使一國臣民終不
明知耶邸下若無體念之實而徒有體念之批則此等批
音雖日下十數徒歸於紙上空言矣伏願以致遠書本
及批旨還為巫下故院頒示中親製責躬之文外陳既注
之失痛自惕厲內自精神心術之隱微外至動作云為之

著顯一反前過上告大朝下布民庶則大朝悅豫臣庶雀
躍上下同慶百福川至祚永之丕其在斯歟○荅曰所陳
體念原書付于座右朝夕觀鑑警省焉書批當下矣是日
朝紙出致遠批荅又下令曰日昨憑藉作弊之類嚴治事
下今而近來紀綱解弛此後無此弊未可知自今以後令
法司直為捕捉依法嚴勘

李澂上書自劾

八月龍安縣監李澂上書曰伏以臣待罪下邑竊伏聞京
外傳說甚藉、曰我邸下不得於我大朝而將不知何樣
禍變起於何處云、而顧此藉、之說獨無詳告于邸下

者故邨下不知也臣為邨下一言而死使邨下知之伏願
邨下亟警惕大懲狃怵然恐艾恭修子職為人之一死亦
重矣必也百利都黜眾慙俱淨然後能辦一死今臣是也
然臨死一念猶係於臣之子以此推之則大朝眷係於邨
下何以異此獨邨下之不能仰何故也臣之死非一朝之
勇耳自聞傳說以來從容商量者歲月已積久傳說者日
益藉甚而告戒者聞無其人顧臣再忝桂坊屢陪書筵仰
瞻我邨下天日之表嚴恭之儀真天人也而只緣輔導失宜
睿德少虧致有此傳說臣實痛惜為臣以舊日宮僚不為
邨下死而誰為乎若臣能言而不能死則恐邨下以為空

言未必亟警惕大懲狃故臣以死仰勉為臣歸於臣祖臣
父而邨下庶幾改諸相與側耳而事若聞國人咸頌曰我
邨下負罪引慝改行盡性允為我孝子邨下云爾則臣當
與臣祖臣父百拜蹈舞於九泉之下而不自惜其殞矣
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謹自斃以聞

李自持書入政院納之因自刺不殊血流于庭既而輿
歸家轉歸砥平不出

科弊驚正綸音

九月傳曰科場之弊其聞熟矣或請面試或曰大比之外
而勿取士所謂面試陶穀之子張奭之外予所罕聞白首

暮年豈忍行此齷齪之事哉或有慶科應行謁聖豈不取士乎此亦難行也此後明經科及謁聖觀武才時儒生對舉外增廣初試後除臨講三經中自願一書除釋背誦取粗已上重試對舉庭試亦依此例此外雖慶科稠疊每於其年季秋合設庭試別試必也初試後講經而九月之後雖有邦慶切勿再設翌年九月設行亦依定規謁聖觀國之光取士無過五人觀武才儒生庭試及重試對舉庭試俱無過三人每榜抽特親試其才應為芸閣分館者外雖當付槐院者不能則當付國子其當付國子者當付芸閣亦式遵行場中淆雜亦由三字之題此後書題取稟特除

箴銘頌一體定式

綸音曰大科釐正小科其何泯嘿此後小科初試後除照訖講大司成試初試諸生以小學除釋背誦取粗以上其大科中直升者於分館雖干涉親試時其若不能勿舉清顯又下教曰此後節製居首者予當召試其專經能誦者直赴殿試不通者直赴會試若不親試當依例下教而圓點儒生五十點準點後豈無慰悅之道乎此後圓點儒生試取時先為殿講一經取粗以上製述賜第其到記儒生殿講乃復舊例而講經儒生試取亦復舊例無過二人純通者多而比較以製述為之

科講之設本為士子不讀書而因衆判趙明鼎所奏而有此式至丙戌罷之

正言洪述海達

論沈益昌

十一月十八日正言洪述海達辭故府使沈益昌以送鏡切姻邪育妖儉締結賊商昭鑑所載劾誤廷玉之招清節畢露辛士之禍益昌為窩主請益昌追奪其官世良凶謀與輝鏡一也前叅判吳遂采以其子為世良孫婚在其追奪之後此輩無所懲畏乃至於此請遂采削奪官爵金時祭之被謫雖因事例之有違人情抑鬱至於尹著東徐迥修柳慙既被宥還亦既收叙而一自侍從案付籤之後便

作聖世之棄物請亟收時祭遠配著東等付籤之命說書洪樂純少而無賴長益凶狠發跡娼樓為衆樂之所歸出入屠肆與賤隸而甬汝湖營子舍恣行鄙悖道院講規肆口詆毀奪人畜妓醜聲喧藉屏逐病第人理滅絕通籍未幾奔走伺候惟利是趨譎張浮言踪跡詭秘輿訛造訛場人害物措紳皆畏其交搆恐其陰中此而置之朝廷寧謐必無其日凶國害家終非別人請去仕版臺閣論人雖曰風聞粧糗變幻以擠其私實為措紳之羞高夢聖之論尹東度也盛言干囑之非故注之雜及登筵席反加獎誦便一褒啓言語疲軟况其閤外酬酢既無他人之參聽則虛

荒無根之說徑陳筵席乎請夢聖改正○荅曰益昌事罪
闕遂律遂米事擬律不輕余不崇而豈可輕許乎金時祭
大朝處分之下焉敢若是洪樂純事亦涉過矣夢聖事依
達於是述海避嫌而退大司憲黃景源上劄曰諫臣之嫉
樂純胡至於此樂純忠信而敦厚文章之美卓絕當世風
儀之峻度越衆人早負士友之譽蔚有國器之望可謂才
賢之士而諫臣極口詆毀無一完行近日搢紳之間疑乖
漸深怒之所及孤行者或受其詬憤之所加清修者或被
其詆若此不已臺閣之列又不知浮囂之論至於何境宜
少裁抑以鎮世道正言洪述海罷職○荅曰近者言路寂

寥述海之言勿論過與不過若是陳劄余莫曉也

後數日院達處置曰睿批匪怒雖不必嫌憲長請罷職勢
難行公請述海適差樂純事停達司諫李壽德

傳曰金時祭事所重何如尹著東等事所闕何如若此論
列放恣莫甚事當投畀而益昌事雖其晚矣殆體則是洪
樂純事莫知其人亦莫知其事吳遂米事果如此追論乙
亥以前雖歲久論則是矣高夢聖事其亦殆體其宜叅酌

洪述海削黜又曰言事之章下荅以奏已有下教年前命
凡臺章

若此則宜即奏也而並與朴致隆書而不奏承旨持入東宮受
批後仍旨奏大朝沈益昌遂米事關係既重元良下荅又
朴以司諫上
書請釋金時

奏而承旨不持入受批又不其涉非矣若無下問何能知

之事涉寒心其亦不職當該承旨適差承旨成天

傳曰近者舉措莫測疑恠者多矣洪樂純事洪述海所論

與黃景源相友孰非孰是此亦怪之一端然都憲之章比

事體尤重亦不以奏亡國今乃知之事極寒心當該承旨

罷職承旨李基敬

傳曰沈益昌事其請已晚吳遂米事堤坊宜嚴承旨求對

元良前荅中受依於是承旨入對沈吳事以依改書下

傳曰世道浮曉百怪層生舊黨之外自中生蠹黑又食黑

白又食白洪述海黃景源持一洪樂純或扶或抑金時祭

為副學其劄一不陳慰下教之後不知自反乃敢遊辭周

遮無嚴無憚尹著東郎何人陋矣雖不足道郎一黨心柳

鰲則庭奏之日以八侍注書更不為黨陳書箴金櫃之人

乃敢營護著東欺其君負陟降徐迥修已見其人亦不足

道取其章劄其名此禁錮終身之意也

是日洪樂純上書自卞以為述海以朴志源劾其父啓禧

之後疑怒諸人以臣與志源相識使門客宣言恐喝終有

此挺身肉薄於不當疑之人且子舍鄙悖講規詆毀奪人

畜妻皆虛妄之說而屏第一言臣之第有奇疾為飲江水

療疾出寓江舍而其言如此即閔倫常乞與述海下司敗

核虛實又曰聞述海父於稠坐中大言曰洪某若入臺則
將劾吾故家兒不得已先為此舉云然則述海論臣蓋動
於無根之言為此先散之計也○東宮曰必雖痛究始體
甚重不可查下

戶判洪啓禧對書以為樂純於志源有何干涉臣挽述海
勿論而述海以為論樂純之說未散而先播若遂止之則
恐反被中傷而上及父兄故不得已為此云臣與諸人言
不過如此而樂純乃截去首尾而為此云

後兩日上命入兩洪書傳曰今覽其書一則浮曉若無浮
曉及交搆何生樂純以交搆之言登諸其書啓禧則述海

雖卒着反詈樂純非重臣之體樂純啓禧並罷職○未幾
述海兄趾海乃停金時察柳慙等啓於是述海及兩洪命

叙用

鞠安相五職

時武人平山府使安相五以貪職為御史金光國所發拿
囚核問既而御問親鞠旋下禁府杖問自服其職數千金
將置之極律元景夏因入侍言親鞠太過○三覆時傳曰
前後名登御史書啓者十倍相五而其律至於投配禁錮
若干年亦濛蕩滌今相五官馬載送此非放恣也即龐侗
也入於衙客之袖信其猾僕名雖幾百金予則曰渠之肥

已不多也究其法則可殺究其情則不過無識無形之致特減本律大靜縣減死定配終身禁錮傳曰此後則勿服年定配之類雖蕩滌更勿檢擬字牧事施行

禁酒傳教

傳曰禁酒卽予苦心頃者臨門之後其猶小息近者其禁復弛今聞犯釀勘律至於九百餘人甚至道中使酒人被捉者不可文具喻飭而止自今日減膳三日京兆秋官諸堂越俸三等五部官下禁府勘處部屬操縱俸賂至於半百金之多云都下如此外方可知近者耳目聾啞不可不飭並罷職不叙其使酒被捉者令秋曹嚴刑三次限已身

為奴海島遣宣傳官摘奸城內外儒生徐有仁安倫被捉定配又士婦寡女韓氏被捉然京外酒釀狼藉數遣宣傳及御史探捕而守宰不能禁又自秋間汾海州縣有虫如蚊蚋成群食苗至冬猶存冰底食草根又江華仁川等地倉穀心中有虫箴蝕米顆人言此等虫遇酒灑則死名曰滅穀虫前所未有云

李東玉逃不得捕

時親臨明政殿賜柑試士各取京鄉一人命於試紙書京鄉字以表之李澤遂洪檢賜第有東王者亦被批明日命榜中人八侍東玉避不八其後聞東玉換書其名於郡字

鄭象仁試券得抄承旨蔡濟恭奏之十一月十三日

傳曰東王八侍命下後無其人恠之豈意作此駭舉乎不可拔去而止令駭曹即為捉來特施當律東王逃不得捕

卜相

十二月左相申晚遭父喪免命卜相領相金尚魯右相李璠詣賓廳用前望以前相俞拓基李天輔趙載浩及前判書趙榮國卜八命加卜相兩相請對八侍稟旨乃以戶判閱百祥守禦使鄭暈良卜八閱拜相洪鳳漢代為戶判後三日上書辭職李璠升左相亦上書辭職承批出謝百祥三辭不出因上教偕來出謝

李允郁上書請趙進道削科

庚辰三十六年正月持平李允郁上書曰及第趙進道即德隣之孫德隣凶謀戊申凶徒一串心腸徑斃中路不得施刑其孫得免連坐幸矣乃敢入場圖榮宜依妖鉞例

之第已
已削科

削科黃州牧使金光國地既寒微性且巧佞不思

本分貪進不已乞養之書死不瞑目等語非人子所忍言者淮陽大邑亦足養其親何薄不赴海西雄州涕泣乞憐宜刊削之以厲廉恥金山郡守鄭志浩為人悖妄刑杖太濫一境嗷、亟宜譴罷塲屋法禁何等嚴截而梁山郡守李賢伋往年別試以監試之官外以無私榜示諸生及出

榜姻婭親密皆預其舉試觀諸試券不見用私之迹宜施
科場用情之律○大朝納其書趙進道事義理甚嚴依施
金光國乞養不赴焉可無斥鄭志浩李賢伋拿處賢伋原
情以為枉疑虛舟先伸軟地意指京試官沈昉之沈時為
正言亦拿問口招兩皆罷職不叙是後李賢伋復奪告身
三等

金光國以承旨乞得淮陽歷辭既畢見其重紀薄略乃
厭不赴吏判韓翼暮乃除黃州牧

李基敬李思觀不赴藩任

初上有鄭王李基敬李思觀朴道源等可除方伯之教其

後王堂陳劄論事以為方伯之任選教指定有同承傳為

不可也

已卯夏間

於是鄭王首除海伯赴任臺臣李顯恭駁之

李基敬次為東伯上書引王堂劄為嫌自鄉不來大臣啓
請禁推促之不應命、八侍又不入牢辭上乃許適而獎
之因拜承旨出為義州府尹朴道源次為完伯人謂亦當
不赴而道源乃不辭而赴任李思觀自義州為湖西伯乃
上書辭如基敬上屢促赴任不應命八侍亦不入乃貶黃
州牧道源之赴任自謂鄭王基敬書出上教於朝紙已及
思觀但有選教不書於朝紙可無嫌也人謂其遁辭既而
思觀不赴人為道源羞之

李益炆賜第

仁政殿親臨人日製試士萍實賦大學金陽津主文趙重
瞻為首明日依新定式親臨試經重瞻誦書經不通降赴
會試其次李益炆通誦賜第赴殿試仍復下教定式自今
雖入格無得試講以杜倖門非謂居首則勿講賜第

北緡發軍掩捕會寧府使

初北道胡市每年開市於會寧又間一年開市於慶源中
間胡人私徵物種於西邑守令屢年之後積至布四百餘
同皆徵於民不能堪已卯夏鍾城儒生等上書稱寃上
聞而驚該乃拜李殷春為北兵使李潭為評事兼御史注

監之凡例外加徵之物一切防禁而或慮胡人生梗仍許
監兵營例徵之物加數充給以代之於是潭等乘驛馳往
十月晦間入北營潭以會寧府使鄭益良貪贓狀啓封庫
而發軍掩捕益良送行營朝議以潭為駭舉仍推考以罰
之仍拿益良詣禁府問之○益良原情屢千言盡說其狀
其畧曰十一月夜在府衙忽聞喊聲震地火光連天數百
名軍校各持校杖突入東軒劫奪印信御史入房中逼令
驅出押送行營矣身以為邊地守令雖死不可擅移信地
多般爭執則御史喝曰吾於辭朝時親承聖旨若違令則
當先斬後啓詎罵如奴擁往行營御史仍據立內門使軍

校直八矢身所畜良家女所處扯曳頭髮赤身驅出驚室
墮胎仍搜奪内外衣服真誘書札是時城中民皆奔竄鷄
犬駭散館胡亦驚將出館逃走本府官吏無不受形且令
番胡市時朝家所許只是營贈布三十疋而已故舊例邑
贈布海菴之屬則元無備置以給故館胡怒出館門將馳
馬還歸御史無計挽止乃令牢閉城門使邑屬擁馬懇乞
又為貸出鍾城所在海菴二百二十斤以給之仍令勅收
會寧漁戶海菴屢百斤還報鍾城之貸又使盡收商賈八
九斤細布二疋分給館胡而海菴舊例但給通官今番則
遍給次將而通官及博氏終不受故御史勒令座首追給

於鍾城去路之意劫捧桌示恠音此時舒胡留舒元限二
十日外加留三日而凡千人情之物一無所減甚至於擇
品加給雖曰革罷邑贈實則無一減除幻其名目添入於
營贈中且紅蛤至賤海菴至貴胡人亦知之今則紅蛤名
色中代給海菴以增後弊舊例胡人到館後本府假粧一
吏名以戶曹書吏入送館中書物目遍給諸胡今番以朝
令至嚴本府不送書吏胡人恐喝則御史又使入送府吏
不款入去則御史嚴刑迫送書給物目伴記而矢身言其
不可其狀如此而兵使李殷春狀聞中沒其實狀有若終
不書給者是可忍耶且兵使與御史本以妾同婿之間不

無形迹之嫌而前後狀聞以為驅逐矣身俾遠人咸知國
有法令胡不敬生梗專出於御史之威低頭喪氣所見哀
憐之說白地做出且御史勅以親承聖教恐鳴守令公私
注復輒用撥軍火違時刻刑殺立至公私騷擾如逢亂離
至於撥軍懷書縊死之境且搜奪矣身箱篋也打開鉄鑰
急問人蔘有無蓋前此數十日御史送人求蔘於矣身而
以無所儲不得送副矣蓋彼恐慮矣身之有而不送有此
恠舉也又御史以高崩僉使金光泰漏洩秘聞於矣身拿
送兵營重棍仍令矣身送其私書矣身以為發人不得送
之亦激怒之一端也

庚辰二月六日判義禁洪象漢特奏上曰一守令處置其
何張大有駭觀聽有聞後弊初欲行查大臣所奏得體益
良貪不貪真偽勿論末稍所供可駭設或御史師臣真有
是事此路一開其弊勝言若不嚴懲誰肯繡衣亟命遠配
明日又傳曰汲黯矯制二則不可李潭之事雖不行查入
內衙之事不為嚴劄其弊勝言罷職不叙益良甫川定配
北兵使李殷春罷職是年夏潭拜玉堂上書辭辦尋出供
職

尹冕東魏興祖事

三月正言尹冕東以御史至高原發郡守魏興祖贓事十

餘條魏被拿原情自明仍言尹乘夜發卒入內衙打碎憲
戶吶喊作威摔出畜妾落胎又杖殺官屬及嚴刑吏屬勒
捧招辭又集取衙中衣物載歸八已然尹奉勸父改名投
托名族故已嘗於尹得載座上譏斥之故舍憾而如此也
上覽其供以侵辱御史罷魏職

其後尹以前正言上書悉明其誣狀仍請查決且曰臣之
同行皆以東字名之其中一泚以相字名而相字犯臣曾
祖名故臣父名臣初以臣之名之勸改本名之誣元無
根脉東宮答以大朝既處分不許行查後魏曰臺言竟配
尹書所卡改名與魏言相反時人疑之而不欲深明之

其事殆不知云○初尹父名澤履改名澤頭尹為進士
時以澤頭書父名其後改曰得頭以附得字行進士榜
刊時書以得及自魏書出後為尹地者悉取諸榜目改
以澤頭

沈一鎮事

一鎮所後父思淳即益昌孫為右尹廷輔之子青平尉益
顯嗣孫益昌之兄一鎮為守令有二子翼雲及第翔雲為守令
皆有文材翼雲登第吏判閩百祥啓云翼雲於益昌為孫
有累不可通用乃調禮曹郎及洪述海追奪益昌洪啓禧
仍云益昌之孫不可承青平祀宜罷出思淳改立他子已

亡者補思淳之處為一鎮父至是思淳從弟思謙連輔弟
將發狀告官罷思淳如洪言思淳妻李氏聞之割指血書
呈文備局願存思淳勿罷作班祔而罷其子一鎮別立他
人為廷輔子奉祀為一鎮父一鎮又血書擊鼓上言乞勿
罷思淳於是翼雲又斫指示冤事下禮曹久之上聞之下
教勿許破養仍之一鎮遂挈家下鄉不出

濟川

自二月始役先從東門外永濟橋為始次八城內湖至白
嶽之下濟之其沙土播之街巷空處及川渠兩邊緣堤作
柴柵以防崩壞其柴遣人八峽買取般運費數萬金渠深

約三尺川旁犯水道人家及東城外民田犯耕者多夷滅
之可支數年無泛濫之患云上數臨視之仍令軍門此後
分掌修築其役民則初用五部民不足復括隱籍令外邑
監帥守宰別出奴各十許人赴役又用南北漢僧軍自願
者六七百人又別募軍役之至四月始畢凡用人夫日三
五千人總用數十萬人堂上即廳各加賞資親臨賜饌李
昌誼洪啓禧洪鳳漢初亦加資以其不願也且有防碍之
端命還叔但賜馬其漏戶自見者命洗其草籍以防後弊
於是事訖諸堂即出蕩春臺依翰林洗草設宴其費千兩
將設宴既作饌回上親臨幕萃試士軍門濟川者累日不

得設宴乃棄其饌試射畢始復宴又千金又諸道監司守
令所再出奴火不下每人十許奴皆以錢搜納京中為雇
立之資其數不貲然以役且畢無用直收入濬川廳中為
後日改修之資而猶恐不足於是堂上洪啓禧以判尹建
議凡京中遊手冒錄於各司負役扈衛軍官之屬勒出布
一匹每川收入濬川廳於是都民大起怨乃於南壇祈雨
時入耒駕前呼冤乃止之然怨洪愈甚洪嘗與李存中語
以為當今劫患國無財也李曰公不節浮費而徒患無財
何也洪嘿然其歲小雨渠漲柴柵編結者皆毀折流失積
沙堆鋪不足支一兩年云

金養心達

四月持平金養心達曰前大司憲李得宗賦性愚駭行已
鄙陋從前踐歷已多物議而向來燕行多行鄙瑣之事厚
招貪污之名請改正都承旨具允鈺為人輕淺本不合於
知申之任而下僚升資長官引疾乃院中流末之美事而
諉以序陞非人隱忍躡冒吏隸竊譏且槐院提舉濫被親
差請削去仕版提舉改正兩司處置亦可見言議而李壽
德閔塾處置兩臺也遣辭苟簡請罷職不叙左承旨李壽
和當序并都
令也兩臺處置引都憲書及
上都為重而落之非臺體也 亟諫納言兩司清望而李聖
穩之鄙微南產或之疲劣寅緣濫通請勿復檢擬於此任

甯選勸講何等重任而前輔德沈益聖全沒文識且甚昏庸前文學尹冕東本以輕詐准事趨附請改正記注之薦雖非極選苟非稍有名稱不可亂參鄭文柱之鄙屈金樂洙之寒微權思彥之麤雜黃緣圖囑濫入薦剡并削薦主薦人譴罷鄭益良魏興祖反詈誣辱繡衣出於問目之外鄭則善地薄竄魏永刊仕籍尤是寬典不可罪同罰異請魏竄配東宮荅李壽德閔璽沈益聖尹冕東依施其餘不從遂避嫌退待大朝傳曰鈞之中何挾私意又曰行左丞旨累月亦古有之托知申之言譏宰臣之意一射兩中心尤不正云云後又下教李得宗下吏查明其事既而釋

之

李世孝上書

論李應協等

正月持平李世孝上書曰都承旨李應協本來狂鹿為世指目頃叨憲長物議喧籍况此近密之地豈宜一昔暫據而冒沒仍蹲巫今適罷仍刊憲長之望前持平姜必復門闕才華何所拘碍而虛恃特甚意無所操外似謹厚內實隱險自欺人皆嗤点前正言盧璽中曾在郎署已多鄙瑣終莅腴縣專事肥饋遺侈汰自取賤污姜盧并為改正東宮荅曰知中事未免恠劾論人何可如是予姜事亦過矣盧事令該府查之聖中就因自下上教以若修遺

與者受者當有罪政院問 啓世孝乃緘答以覲送雖不
目親傳說喧籍非誣也

左相李塢上劄 論經費

是時少早上屠禱雨不應塢上劄曰蓄積為保民之本而
即今戶曹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用歲輸惠廳米三萬
石開西米十餘萬石猶不足則稱貸各衙門而惠廳新捧
不給取舊儲日以補用舊儲亦幾罄矣兵曹軍門僅能自
調度其餘各司庫無餘儲外方則有儲置軍餉常平賑廳
各樣名色道帥臣營門又有木錢而其實虛簿而未必盡
在伏願明諭中外愛惜財用禁止糜費外方之民賣牛鬻

鬻侵及隣族逃匿相續京城小民自各屢契廣設之後百
物有主衆皆龍斷物價踊貴願擇逆守令又飭市署汰其
細項屢契禁其太甚又得恬靜簡儉端力正直之士布列
內外求才於擯棄之中簡賢於踈遠之臣以鎮浮議矯末
世為應天以實之道云云

左相出仕

六月左相李塢數月引疾不出至是呈辭上下教數百言
勉出承旨偕來不出明日下教將臨幸其家玉堂上劄請
寢行於是塢惶恐詣禁府待命傳曰方下于大臣待命所
史官持命召隨往與偕來承旨依賓廳接待禮舉行答玉

堂劄曰雖大臣儒臣執法之官往牒有如此事予不為規
正徒勞文具寒心大臣胥命所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其
君臨門臣古有如此事予南面而羞對百姓也更八命
予欲親傳矣卿雖固執予亦固執當親傳矣於是塢乃出
仕入侍

故金煥復官

判義禁洪象漢曰頃者疏決時金煥孫儁上言事問議大
臣左相塢以金煥事與光南君金益勳一般益勳伸寃之
後煥亦宜伸之矣更詢大臣何如領相金尚魯曰重瑛廉
察由於益勳指揮於煥而重既承服則此乃煥功也益勳

仲靈煥未復官非矣右相閔百祥曰益勳被禍煥亦同禍
甲戌益勳既復官煥獨見漏人多寃之宜復官上曰依

崇節祠

七月肅廟癸亥命建祠太學祀何蕃陳東歐陽澈大臣金
壽興請並祀西晉董養從之久未立祠庚子明陵葬時太
學生尹志述上書請建祠於回山前仍書於誌文中許之
遂名崇節祠及志述死今上乙巳以志述追配丁未後回
少論議黜其享訖未復至是七月三日上幸崇節祠親祀
右相閔百祥上劄請尹復享下教不允親祀後下綸音曰
相臣之批諭予意或直節逾於四賢決不從配况其他乎

此非徒表節之不可濫何陳歐三公聖教先舉董公曰相
臣獻議亦命并配孰鼓復添一位乎故入齋中當中舉手
曰追先志乃臨不設添一位以光四公云此十四字豈特
四公聞之聖廟在前陟降臨照仍召學士特示予意明日
親臨試儒生舉案人柳翼雲鄭擇京鄉各一人賜第

慶熙宮移御

傳曰中夜有興懷者予只與內殿移御慶熙宮若昔年數
朔而來新門依舊勿開政院玉堂翰院厨院宣廳等修理
初八日兩殿移御傳曰昌德宮東宮留御承旨翰林注書
總府兵曹堂即各一負武兼二人直注書一人加差金虎

門一體閉衛將部將各一人北所入直凡入謝息者先
詣慶熙次詣昌德其上書皆呈昌德政院守院承旨捧入
其軍簿慶熙守直兵曹官出號後傳送昌德其更漏亦自
慶熙而下來其門則敦化門初亦閉九月七日命開之只
開金虎丹鳳宣仁三門是後政院相議改式上書者先呈
慶熙政院停當後送昌德政院納之

東宮溫幸

東宮有脚部瘡候命試浴溫泉七月十八日發行翊衛春
坊各五負分司承旨兵曹堂上各二負即廳二人翰注二
人禁軍百人禁御兩營兵二百餘人從行至西水庫江水

大漲舟艍不具舊制御艍左右連結小艍截江舟工青巾持旗以大索引御艍以渡今水漲而無挾舟及索工即云舟索本畿營徵於喬桐以納水漲阻滯不末工判李昂輔祇迎城外仍即入京於是促召工判久而乃至畿伯尹汲在江南坑治橋乘小舟召致並工判推考促渡畿伯乃用楊牧李之億畫計遂請帆大艍在前繫御舟於尾隨而渡江至振威下令從官無得許店民家以除弊二十二日至溫陽又下令凡各邑支應柴草從官勿得收用自出價買用其已支用者還其價有馬傷穀杖其主而還其直民心感祝留行宮八日凡五浴八月四日還京是行上命百官

皆自持糧兵曹不得推把驛馬守令饋遺皆以贓論到溫後從官軍人依例皆給人馬糧豆湖民大悅

鄭枋啓 論恭億

八月常恭持平鄭枋啓曰 東宮在外向者璿源錄改刊時故啓大朝

趙恭億之官爵晏然刊進 億嘗作跋文 固已萬可駭而公議

峻發宗簿提調綾昌君補始為上書請刊去其請對大朝時又為請刊而副提調李昌壽既不連名於陳書又不同叅於請對如此無嚴之類不可不嚴處前判書昌壽削去仕板上曰今日造中下教勤摯其豈不知此亦躁競之一端不允結而下教鄭枋海南投畀後十餘日回承旨之請

遂還寢之

吏判入直本曹

傳曰即廳欲得多故人為差往於昭寧園駭然堂上宜可申飭而一任其意如此故紀綱解弛吏判使之入來本曹即修省記侍郎廳回來限今年修正省記

是時吏即多闕只有一人回下教自差祭往園中無一人入直故有是教吏判李益輔親呈省記代行即廳之事入直一日始出實前所未有云

李普觀陳勉

九月李普觀拜弼善明日與右相閔百祥承旨權導入侍

東宮罷後普觀留身陳戒數語臣初為宮官邸下想不知何狀人矣且曰邸下自分宮之後久未進見想益思慕不置云云東宮命召大臣復入令曰弼善不知何如人而所達語如分宮云云似是辭不達意而未免妄發何以處之右相曰此妄發之大者請削職承旨曰削則過矣今渠自虛好矣世言善於是普觀出而稱病徑出下獄違牌罷職

領相避免

大朝誕辰有雷異下教減膳後數日命領相金尚書右相閔百祥入侍上謂領相曰卿職在元輔之位保傳之任當

此天災屢警之日而未有求對警飭之意次對講學雖不
責之於卿宜不待予言而徃陳之矣不此之為予意慨然
卿於前日以講免相今必搯推矣仍令免相領相辭退右
相曰臣雖非保傅之任而既在相職則其罪與領相同矣
伏願同被其罪上曰領相既已許副卿又求退元輔難其
人李天輔判府事言病不出今日召卿等之事反生葛藤
免相還叔可也右相不當以此搯推而且卿之坐地則尤
異矣以上翰林
姜趾煥記仍傳教曰初教意在國事回右相所奏寢
之而慄惕之中元輔無感慨底氣像其所致異亦豈異哉
於是領相納命舍召待命金吾門外一二叶左相李塉亦引咎

與領相同罪遂待命舍上命勿待命又命領相勿待命還給
命舍領相即日出果川又納命召政院啓稟不報十月十
四日傳曰領相兄弟斷之調劑之心可質彼蒼而惜予時
或造體不嚴因其氣稟今番事誠是科外職在元輔又兼
其師雖不下教宜一求對而飲泣下教猶為持難之色此
非所望於元輔也可勝慨然伊時領相事誠誤矣若此而
君相之持何可置命舍於政院而為大臣乎一番免相其
伸廉義許副其職

李最中請對東宮

十月大司諫李最中請對東宮陳戎若干語溫諭答之後

數日八次對最中無一言而退上責其緘默而推考大臣
閱百祥又請推考於是最中出而詣東宮避嫌未及處置
大臣言其求對東宮之事傳曰最中不負特除之意其涉
可嘉特賜席皮一領後數日傳曰職在耳目其皆塞予
之過矣而留置命召於政院尚無皂白則其宜匡正大臣
而果非矣則為臺官亦何默袖手旁觀乎於此於彼不
可不飭李最中何待處置遜差此時領相尚曾納命召謂最中不能駁正

金永奕疏斥玉署

掌令金永奕上書曰言責在於三司而近來臺閣之上未
聞出一言論一事者玉署應災之劄草：塞責無一字一

句可以警動上心如此而可以為國事乎向日大朝親臨
玉署特領御製其所寵諸儒臣者至矣而今於遇災陳戒
之時只思應文不思竭誠啟沃將焉用儒臣哉莫如極擇
三司之極言竭論者以效禪補之道云：○於是玉堂官皆
撕捱副學趙明鼎言曰永奕譏坊玉堂而其所自陳章亦
不能有以異於彼請罷職既而上命諸玉堂李潭鄭遠達
鄭晚淳金華鎮補郡守金應淳御史出外

申鑲應旨疏

以雷異親策文臣沈履之以應教居首校理李瀕正言李
在恊及翰林姜趾煥等賞格仍命蔭武臣等進言後數日

武臣金敬一鄭績述上疏言戎務司宰奉事李在誠上疏
列十二条中言教儲嗣事司癘僉正申鑠亦上疏上命召
入侍優批荅之賜鹿皮鑲疏曰今之垂紳於廟堂者鮮有
黃髮老成之宿德故不能鍊達於治道登經筵者亦非山
林養德之賢儒臣不過尋章摘句之類耳何能成就君德
予近來監司宰皆有勢力者無所顧忌肆行貪饕一經腴
藩便成甲富臺閣不敢論繡衣不敢發生民安得不困乎
宜進用耆舊招山林擇監司

十一月副學趙明昂入侍言曰申之疏誠是而似非老蔭
之言似有意於其間聞申遍謁卿宰極口發明以為無心
說過云不可以老蔭置之汰去宜矣上無荅既而右相閔
百祥及備局諸臣入侍上曰申鑠以蔭官慷慨進言而副
學請汰若然則鳳凰將不來矣右相曰副學素忠厚而此
言則過矣明昂曰既已進言而到處自明至發盟誓傳播
於脩局稠座之中矣右相曰此言尤非筵席之可陳雖有
陳請不可聽施矣上曰其所奏如洪趾海予欲處分鑠此
世道矣仍書傳教曰今聞副學所奏申鑠事與陳章判若
二人令人代羞欲陷他人而傳播他人即私也慷慨于中
言及于此即公也訐惡揚善即聖訓此等之世宜先禁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予則決不言此矣副學聞之慷慨請

汰可謂得體而惜予下欵太露矣謂盟誓其在正風俗之道
宜先嚴處非廟謨而裊坐鼎酢者此則近於查言予豈為
此副學特違其職咨今臣庶孔子云非禮勿言勿聽云二

申大修不叙

十二月諸守令引見上問順天府使申大修曰鄉戰何以
治之對曰自有是非未畢辭命違差仍傳曰幾年苦心白
首靡懈而觀其世道多徒履霜甚至於莫售朋習欲試鄉
戰既不懲創於前逞其志於其君既奏莫重何不嚴飭不
可違職而止申大修施以不叙之典限五年勿舉歲抄

撤樂

辛巳三十七年正月傳曰聖后禮陟王仁顯其時予方八歲
裏麻之節未能如禮今逢此歲雖不能效士庶服裏守墓
何忍尋常過之今年仲秋十三日詣明陵過忌辰祭自今
年歲首至季冬國雖有賀儀只須教庭樂陳而不作自八
月至季冬大小等禮一併撤樂

金漢老上書論鄭弘淳李聖模

二月獻納金漢老上書曰向日大政吏叅鄭弘淳之妹婿
曹允迪者見擬別提之望長銓雖未悉其為相避弘淳則
宜即提及而終不自引其冒沒放倒甚矣不可無譴罷之
罰也且李安性之孫冒赴安城其貪官忘祖有難自解安

城守李聖模宜削板也書八東宮未答傳曰趙佺之後不以弘淳之事有挾雜之意聖模事以六代祖名音同之故欲辱其人命漢老依鄭朽律施行明日弘淳大司憲除授安性故澤堂李公之父澤堂嘗安城守除授不赴

世孫八學冠禮

王世孫年十歲入學大提學金陽澤行博士事進士洪龍漢將命行禮明日領教宮官衛司各加賞典仍行三日製親臨試士於慶熙宮金商門內收券五百餘張京鄉各一人洪樂仁睦祖洙賜第依新法講經御前照後賜第是月十八日行冠禮以宗室長溪君棟為主人在叅贊徐翁彬

為賓禮叅朴相德為贊明日領教仍行教

初諭善徐志修奏以博士本館官而大提學兼知成均宜行博士事上從之既而命依續五禮儀續大典之文令提學行之禮叅元仁孫更請大學為之如說從之仍命就五禮儀等文洗補之大司成趙明昂及泮掌議任冕周抄定諸執事以金相龜為將命諸執事多取老論儒生明昂罷職冕周停舉以徐命膺為大司成更令抄定以申光緝為將命既而又命更定諸執事乃以龍漢為將命

上候平復宣諭事

三月上候不寧明日藥房三提調直宿都提領相金尚魯
泰齊副提調朝逢問安命三都尉直宿朴明源申光又命
李奎宋八直世孫雖幼冲禮當備矣今上來右承旨朴師訥分提調金
尚翼等求對東宮遂下令今日進見傳曰東宮起動則予
尤用心承旨下去即諭勿來二十八日又下令明日進見
侍講院草記進見事傳曰今予之恙專由於心氣世子之
道使我不為用心亦子道也方在調理國政講學擔却幾
年其若差復此心可叙而以進見二字每挑予心豈遵父
命之道乎今此草記令我費心文學鄭昌聖從重推考傳
曰今見昌德宮入對草記世子若是有加其命勿來若此

而無他議藥分提調金尚翼罷職李益輔代之傳曰此等
之時顧瞻依違為身之計可謂得矣不顧三百年宗社一
何至此媿姁猶可顧瞻周遮此亡國之根柢也今日都承
旨李奎采默彌縫罷職注書記注中八對下端全然不
書令該府處之注書日記入覽昔李奎宋曰東宮識
傳曰藥院稍遠移直厨院事分付都承旨曹命未除授傳
曰人臣事君事體截然判府事金尚魯在外點下都提舉
之後葉院提或入城或昏會或上書陳喻俱不可已而藥
院直宿之時在江郊逸無動靜君臣分義不可不振都提
調金尚魯罷職不叙行司直洪鳳漢拜相藥院都提調除

授明日洪乃上書辭職承旨偕來洪乃謝恩入直藥院藥房分提調李益輔因政院達東宮曰請平諸醫入診今日召見醫官提調退去後數日益輔祿病得適叅判鄭弘淳代之而四月二日上候小間命傳問安藥院罷直初十日御諭文武百官及都民建明門傳賀禮及教文但行赦宥

安允行李商芝筵奏

四月常叅大司諫安允行入侍言曰王者一言為信昨年移御時有留數月之教今既踰年且東宮各處有難便宜還御也上傳教曰近來堂階不嚴紀綱解弛今日安允行所奏萬二駭恠削職玉堂李商芝金華鎮曰允行誠萬二

恠駭罪之則過矣上乃命還寢其命

十七日次對修撰李商芝入侍論科規講經為無益宜罷之上又命李商芝罷職

十九日晝講傳曰允行為此恠駭之舉若不嚴堤坊倫理將及末弊勝言此等老昏之人承宣之任年限已滿其於外方且滿年限雖不特令致仕亦宜用人適中分付銓曹此後水部外其勿檢擬又曰彼科規士夫若讀書其何此法既有定式則雖大臣難以遽請况小官乎視國法若尋常遽然請罷昨斥允行以萬二駭舉放恣無嚴不顧其父而年老之人難以讀書之說於渠薄物細故老雖難讀少

何不讀昔漢夏侯勝囹圄讀尚書前修撰李商芝於川縣
投畀三經畢誦後放送今番庭試初試則講經時能通人
許赴庭試而榜日入啓後一榜皆古試講若不能者試官
施以科場用情之律

是年七月又下教科規依初定式施行

館儒上書陳勉

進士班首安衡等八十餘人上書曰進見一事雖在平時
固不容一日少曠况聖候未寧朝野憂遑之時乎况其康
復慶抃之時乎今邸下以有疾十朔之間未行進見之禮
祇益大朝之憂慮今聖候新瘳病思多感若於此際承歡

卧內以慰聖心則豈不盡於孝思乎且親之愛子至矣所
遊必欲其常為輕身而不自愛非所以養其志况邸下一
身非邸下之身苟有一毫自輕其所以戚祖宗負神人之
望如何哉審如是則馳騁弋獵貨利散色出入遊觀惟人
之所欲而俱不敢為也邸下於此必已知其損德之事而
不可犯焉則獨恐邸下撤講而不接宮僚久矣其常侍左
右惟宦官掖屬而已若於調攝之中一近此輩必有以馳
騁貨色出入遊觀導之矣今邸下愆和已踰一年或恐慎
病之道不能盡其方也伏願屏絕外誘先行進見次行書
筵次對昔楚莊王一聞伍舉之言斲鍾鼓之懸惟邸下聞

納無疑也是日諸生詣慶熙宮納書承旨令往昌德宮呈
東宮上聞之命諸生持書入侍命讀其書為之擊節下榻
而立以示嘉尚之意曰禹拜昌言予之為此拜昌之意也
仍命諸生往東宮呈之又命東宮入直承旨李永暉率諸
生入對得批卷并注書草丹封上是夜永暉依教入對封
上批草上命史官讀訖曰批辭大畧批曰所陳字切實
不感動益加佳念馬草丹亦甚畧其不記儒生說話何也東宮注書吳德一
兼春秋名不記春坊上下既而右相洪鳳漢入侍罷退
掌議以下不參故居齋生等為此又南少等初參既而
割名不參是時春坊無弼善趙憲文學鄭昌聖兼司書

金華鎮司書李迪輔弼善柳修違牌不入輔德李宜老
在外賓客尹汲李益輔徐命彬贊善尹鳳九進善金元
行

次對時下教

二十三日次對時下教曰賢閣之章猶見士氣今日諸臣
入侍當洞諭矣凡事有先後輕重若問其先何不請隨來
此闕若曰其重何不請曹選次對之行今乃舍先與重而
僅請輕與後乎謂進見事命部官設祭之時實者殺言雖無益
胡無一諫來此之時初欲率來事不若意此由於為元良
便調理而然何不以曠定省勉戒乎謂隨諸大春坊之官

掬面而論諛李壽風也上嘗問東宮講學與否李曰此小人也顧瞻之風臺閣特甚媿阿遂巡即今諸臣之道勸元良以調理中講學務國事解予焦心勸元良以何不隨詣不曠定省乃蒞道也不請其本乃請其末予則曰進見二字為今滋惑之一端中外之人不知元良在彼闕之由或曰儲君何不進見其惑勝言昨日儒臣以此為請亦由此也而畧以此起頭意在下款雖不洞言說其弊則無蘊許多章甫一何神哉其下答之語又何訥予今語豈止此而其猶略二者亦如賢閑之章可見衰世大小臣工其須靜俟以侍皇天之默佑

又傳曰頃者安允行所奏啓中外之疑惑重臣洪啓禧不請元良反奏于予輕重倒置若曰許見勸于予可也若曰進見則何言于予予前數日洪入侍言殿下方以仁孝為深予非不許為元良之恙耳雖或請矣亦何捨本取末若無今論中外之惑其將轉深惜乎意雖為國何不深諒以此之故掌議李駿祥強拂諸議欲請于予既書謹悉強為立異仍不行公其意焉在以此之故四色之掌亦遂巡只錄鄉儒京儒皆漏安允行削出行司直洪啓禧罷職不叙李駿祥削名儒籍其他不行公掌議色并勿限年停舉書教畢右相曰洪啓禧處分如此好矣後十餘日復上

白叙用牌招啓禧出而行公

李普觀上書陳勉

掌令李普觀上書曰近者邨下頌事遊逸頰雜震邨萬口同傳有耳皆聞曉之說不可勝聽臣固不敢以行言謂之皆信而亦不敢盡歸之於無所回也嗚呼邨下一身閑係至重雖欲自輕得乎臣固知上天持護保無他虞而睿候未寧久矣萬一調攝失宜而添蟥則將於大朝憂慮何哉伏願絕意遊行留心墳典保普神氣崇廣德業以鎮民心真國勢○答曰所勉出於衷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益加警省焉明日違牌罷職

是時群議皆欲以此為言而莫敢先發太學微發其端亦不敢直言至是此書乃發繼而諸書出焉

黃萬錫等上書

學儒黃萬錫等上書曰臣等伏見太學書批許之以體念今至多日無所奉行可見訑之色邨下直是有進見之意則將不俟駕而行矣何所難而不為耶臣民疑惑滋甚乃者聖候未寧藥院移直而邨下失常藥之禮及夫玉休康復邨下闕獻賀之禮未知有何故而然耶今日之事不當以不得大朝之命為托不待儀仗而即行此如不得則待罪永巷自訟自責今日請見明日請見如是而不許則臣

等請相呼額於闕下不令邸下獨憂也嗚呼三公袖手越
視不欲匡救宰列之進言者不過數人韓翼臺閣無一言
此所謂可以言而不言穿窬之類也或謂言之無益亦近
於吾君不能之賊矣諸生封章又詣慶熙宮上命諸生入
侍又嘉獎之令往東宮呈納右承旨朴師訥承命持儒書
入對仍以批荅曰回予沈病當藥獻賀皆不得行寔余不
孝不肖今覽爾章言甚切至嘉賞之餘忸怩于中豈不銘
心乎及草丹上大朝左承旨李永輝入侍上下教曰頃者
之荅猶或近於不繹今番之荅其果不繹忍復若此耶右
相洪鳳漢回書待命○勿待命玉堂李碩載金魯鎮陳書

引嫌例荅

中學掌議李世禔鄭述煥南學李侖源趙 星東學金
聲國宋民載西學李光年鄭存玉書色鄭述煥李侖源

東宮進見

二十八日右相洪鳳漢入對今日今進見為急而因余
沈病大朝下教懇惻又以閑講賓對為教仰承聖旨雖輕
重倒置為先召春坊講讀而次對則量其症勢簡其休貌
大臣及堂上中有稟達事待下令入對事分付是日輔德
李宜老弼善柳修入侍書筵宜老曰儒書臺章果休念耶
曰然曰近日邸下今譽無聞人心渙散昨日兼文學嚴璘

先有所達臣繼陳邸下踐其言今日特召臣等講讀誠萬幸也曰所陳出於衷曲可不銘心柳修請行進見曰從當行之李宜老所錄

二十九日大臣脩局堂及提調鄭弘淳率諸醫入對弘淳

為提調請診答以當召醫官而提調退去弘淳乃稱病不仕至是乃入

於是副學徐志修大司成徐命膺正言徐有元相繼陳書或求對言之批有元畧論儒既臺章之及尹在謙書後下令

謁宗廟謁歲後初上仍令謁廟後進見於是世子詣慶熙宮

見上即命還宮是後連閱講筵行次對是日右相洪入侍大朝言小朝嚴憚大朝預用畏物今日進見假以顏色使

之安心好矣洪又曰如此如彼之事不必盡知之知亦何為耶以私家言之父兄之事子弟則知之子弟之事父兄不知矣又曰臣等之保有今日莫非聖上默運之致奏御文字雖漏一字猶為大罪臣等之罪豈止於此乎又曰醫官亦可矜矣八診之際不得已歸辭奏達而臣等亦然矣

徐志修求對東宮

五月二日副提學徐志修八對東宮始陳西路微行及進見事且曰邸下擁衾圍屏以示病狀宜撤屏及停藥院問候言甚切直無所不及東宮謝以求對而密言之為可感也

徐舍膺上書陳勉

初六日大司成徐舍膺上書曰伏以國家將興箴規之言日聞於上國家將亡忠讜之論日消於下故古之人有面斥其君為桀紂而其興之勃然有面諛其君為堯舜而其亡也忽諸蓋懼之以亡所以興其國驕之以興所以亡其國嗚呼言之有無而國之安危判焉如是哉始邨下久闕進見之禮內自朝廷外至草野莫不瘋憂泣血而獨於邨下之前未聞牽裾而極諫之邨下雖有悟悔之機何從而發乎識者以是謂國之亡將亡於無言乃自近日以來太學之儒言之蓋聞之臣言之四學之士言之玉署之長言

之而日月之更曾不留時連下悟悔之令嗚呼前乎此而進言者若是其衆則邨下之悔悟將不待於今日此實群下之罪蓋非獨邨下之失而已然悔悟之機雖動而悔悟之實未著三百年宗社之安危興亡只在邨下今日之一念若過此會氣強志弱則雖邨下亦不能自制其心故臣以為此時不可失而忠讜之論可以日陳於邨下之耳使之連續不絕然後善端可保臣請繼請諸臣之後而為邨下竭論之臣聞邨下令玉署長而臺臣之批所以明示悔悟也臣竊以為明示悔悟者當示其悔悟之迹而不徒以言而已也何則凡悔悟之道今是昨非判為兩塗不可少

有遮前掩後之計然後庶不以前日之失疑亂其後日之
得若楚莊之斲鍾鼓漢武之歌秋風何嘗以前日之失為
無哉直自以為狂而不之諱矣臣竊聞邨下近日悔悟之
後諸臣猶不敢以西行一事登諸章書云噫過矣今邨下
居深宮之中行避螻蟻而外人莫不感戴身犯戲劇而外
人莫不疾蹙人心之靈非可欺也信可畏也况此西行一
事驛邑之吏責應則驛邑之吏知之矣營府之隸奔走則
營府之隸知之矣朝廷之間有郊迎叩馬之議則朝廷之
間知之矣布衣之士襍襪之民又知之矣國人之所共知
而獨於邨下之前掩護之忌諱之是尚何補於令聞令譽

哉况邨下一悔悟之後視前日之過失真如太空浮雲必
將自謂之可笑則惟當使國人日誦此事於邨下之側以
為之箴儆者尤見悔悟之真切所謂示悔悟之心者此也
邨下以千里徃還之睿体而尚不行咫尺進見之禮以晨
夜駉馳之睿候而尚不撤藥院起居之節人皆以是疑邨
下之悔悟未盡悔悟臣欲為邨下明其不然又豈能解其
惑哉况邨下西行之後亦必有閹豎之居中替批者矣夫
刑餘小醜但可供灑掃之役乃敢自愛其一死而熒惑睿
志干預朝議此其罪有浮於仇士良矣邨下既有悔悟之
實而欲使宗社億萬年之基永奠鞏固則願何惜於此輩

哉謂宜出付有司明正其罪然後罷藥院之問候舉進見
之常禮則亦落燁煌遠近咸覩所謂示悔悟之跡者此也
今滿廷諸臣一城士庶八域羣生自承邸下悔悟之令莫
不翹首跂足冀睹赫然之明斷而側聽屢日尚此寂然深
恐回仍輾轉之際已燃之火或至潜熄方達之泉遂復壅
闕則人心一離不可復合國勢一傾不可復安伊時臣等
雖欲擢髮粉骨以贖其前日不言之罪何可得乎臣雖職
非三司忝居師儒之長今諸生會明倫之堂所講者成仁
之事所論者事忠之義今諸生抗言叫閤不負講論之說
而臣獨瞻前顧後不為之一言是諸生之罪人可恥之甚

者也茲敢冒死流涕而陳之惟邸下之澄省焉則宗社萬
幸命膺為此書人皆稅之不聽而密寫上之書入有嚴旨既二日乃下批曰所
陳留念焉是日玉堂李碩載金魯鎮金鍾正二言李鎮衡
尤極言過失事嘉納之

尹在謙上書陳勉

十五日掌令尹在謙上書曰伏以云々進亦憂退亦憂與
共休戚與國存亡大臣也左右論事諍之者三司也况大
臣以椒房肺腑之親終無一言匡救反以言者為妄臣竊
慨惜也幸而一線微陽不絕太學忠直之言憲臣無隱之
章四學儒生之書玉署犯顏之爭繼發而國子長之書只

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乃知國有人焉凡聞改過之教有日而改過之跡尚無顯著者何也且書批之下每日加勉留念而若無可見之效則所謂加勉留念不過為彌縫防蔽之語所謂從而不改者耳噫西行一事卽下莫大之過也已悉於國子長書臣不敢更以煩瀆卽下久離震宮國人共知而藥院之診候喉院之出納臺臣之論達依舊舉行凡干文字至於登徹大朝則其無嚴巨測之狀欺罔壅蔽之罪可勝言哉乃者太學之書命承宣入對而承旨李永暉反襲年前具允鈺改易書本之佞習節二假飾言之面謾究其奸佞壅蔽則蓋自具允鈺作俑而實為亡國之兆

臣謂一並繩以大不敬之律至若閣豎之在內替批而副應政令者動靜侍側而慙患者罪大惡極覆載難容出付有司之請至嚴且正頃日三司之求對卽下教以自內處之亦卽快施嚴誅則實無異於出付有司而輿憤少洩矣畿輔兩西三道臣松都守臣惟當禮迎於境上以脩鶴駕之儀而乃敢尋常接應有若循例使客之供奉且以貨財聲色媚悅承順者特加嚴誅以正匹夫熒惑之罪夫春坊僚屬與他臣僚有異假使卽下動靜無法出入無常當牽裾而泣止叩馬而諫之而偃息直次佯若不知反以苟避為好家計卽下離次時入直宮官考出省記繩以不忠

之罪且東郊作舍新構突兀行路指點此不緊無用之物而累睿德則大矣臣謂命數撤以解觀瞻之惑焉

書入後右相洪將持書奏大朝而待命旋入對東宮而止之東宮下令曰前後下令非徒質言亦示余意為國世臣者庶感悟而猶不信然實愧余誠未多於下結以慨然於羣臣之不余知也往日之過言之自恧心焉明悟近日不能食飲而連閣講對亦欲遂進見之誠諸臣勿過慮勿過疑以觀來後余不食言又面諭右相曰卿若只顧私義事或輾轉其於余何到此之時卿不可不念余而自為其身勿為引入即速視事然後余少可保矣余少可保矣

出朝報

明日遂進見大朝三司及畿伯蔡濟恭藥房分提調李益輔等回臺書引入乃下令曰余之過余已悔之余不食言庶可諒之而近來引入者多云皆余之過皆余之過諸臣何有古人以為太子死諸臣若為則輾轉生事紛引嬖予以此之故進見之後欣忭曷論而到今不能食飲矣諸臣知余自新之意事待之事若葛藤余有所懼勉強行公寬余心寬余心須體諒我

又明日下

令逐日閣講之時賓客無一人入叅朝臣既憂余之前到今悔改之時豈無喜歡勸講之心速行相見事言于賓客於是徐命彬鄭亨復皆以瘡老上書辭不入優批促之李

益輔尹汲入行相見禮尹在諫書批所陳留念焉明日在
諫違牌罷職原書留中不下司書李昌任入侍言曰何為
不下曰或慮大朝入覽故也對曰若有聞而索之則雖欲
秘之得乎何必秘之若厭聞直言之為予曰今始恍然覺
矣遂下其書政院昌任又言臺書所批太畧請還入更批
曰尹在諫之言余不曰非而歷舉諸臣欲其上徹心術不
美且諸臣不入見余而痛陳必上書而期於上聞朴致遠
書後姜必履又有書矣余若貳過則此後無奈何矣不然
而又有退提既往者其心所在余有所量矣出李昌任筵記
改答在諫批曰其所陳勉意深功矣可不體念進見之請

余已行焉而大臣前後入對以丹忱瀝血陳勉余所以尤
為省悟而改之多矣快施嚴誅之請已自內嚴處矣三道
之臣守令之請李永暉宮僚及諸臣論罪之請向在三司
入侍之時已悉余意赫然洞論而此皆余之過皆余之過
諸臣何有余已悔之決不食言矣數撤之請已令數撤矣
且諸官書批只以留念為批余有深意而更為思之於重
臺閣納諫言之道殊涉非矣即令入前批而更下爾為勿
辭察職仍令曰原書下政院矣

洪啓禧沈履之事

五月東宮次對時判義禁洪啓禧言曰邨下之血氣即大

朝之血氣一動一靜皆不得自私也邨下之有過而改過
悔悟豈容大朝之不聞知乎自諸臣言之不敢形於大朝
固不得不然而邨下則以悔悟追愆之意一一佇陳於
大朝斷不可已也若然則以大朝至仁至慈必將嘉悅而
邨下之悔悟為真箇悔悟矣雖於凡人宜無不可言之事
况况蒼父之前乎語未畢下令曰勿為盡言重臣所奏非
矣大臣洪鳳漢及禮判李益烜韓翼暮皆言某辭不達意
云下令益嚴洪乃拜而出下令曰彼出去者欲彰其事也
諸宰曰勿去也大臣碩注書曰宜令還入注書出傳洪遂
還入下令益嚴益烜碩謂洪曰宜自暴本意洪曰責教之

下安敢自陳乎仍陳曰臣固以為諸臣則不敢仰陳於大
朝邨下則可以自陳為無隱實出於忠益之義且邨下以
不貳過一語謂臣不信邨下欲借大朝為脅我鉗我也臣
誠萬二惶悚矣下令又嚴且曰雖平交方言之際不可去
余言未畢而起去何其踈卒也重臣讀書云而乃如此耶
禮記必無如此之禮是別禮記有之耶遂退出洪洪退去
後司書李昌任請還叔過中之教令曰啓禧事心氣抑塞
辭氣不覺有過還叔可也昌任曰雖已悔過若無貳過之
事孰有稟於大朝者耶惟在悔之益堅而勿貳矣今日當
體念矣

其明日沈履之上書曰邨下既諭以改過而臣未敢知改之如何意邨下尚未能洞覺過失之所崇矣邨下病根之最重而當治者動靜云為之不款使大朝聞知者是耳此乃由於過於嚴畏又於日用事為不能合天理順人心或慮其上徹一例掩覆既不能自訟自列則不得不申囑諸臣艱辛彌縫遂使舉一世陷於欺蔽之過利害之趨避日明君臣之倫義日墮噫嗚呼君者人臣之極惡而諸臣有此習則邨下宜震怒而明正典刑豈忍從而教之乎諸臣既手慣於欺蔽則事邨下獨可以忠直而無隱耶邨下雖欲禁之罪之亦不可得矣邨下不但不能正己而卒群下導

成欺蔽之習近日之事八路婦孺無不知之獨有恨於大朝今邨下自謂悔悟前過而不欲使大朝聞知者猶夫前日病根尚痼悔悟未正徒以末節邊幅塗人耳目焉在其悔悟也如此則雖家置一喙難以服人心宜以前後過失一、自陳於進見之時告以悔悟之意請其掩諱之罪自今動靜細微無不聞由於大朝以示人子不敢自專之意則大朝必為之嘉悅苟不能然則雖日行進見日聞講筵衆善畢萃亦外也未也末也末也末也末也末也末也末也末也前後諸臣進戎也卒多情外之嚴令至有人臣所不忍聞云天求對與陳章均是一腔血耳邨下於求對即不以為

怒陳章則輒惡聞而嚴責者亦出於恐其傳播必欲掩諱之意也卽下言行雖細微之事數日之間流傳八方雖不謗諸公車寧有可諱之道而直為此不思之舉也羣臣姑以為承順為目前保身之策如臣之備負禁近亦且含糊不能自盡此其罪尤萬難貫矣○答曰不信於我故至於此然所陳留念焉

前數日上問承旨鄭夏彥以近日有臺書予鄭為對乃曰臣昨始入院未詳矣仍顧沈履之曰玉堂宜知之可對矣履之乃曰數日內無之矣於是外議譁然非之沈乃上書如此書入屢下嚴令而批之

諸臣自卞書

平安監司鄭暉良上書陳病且曰况且失職虧分罪在罔赦寤寐驚悚方寸已仄凡有人言惟當恭俟勘處而已罪負至重而尚逭譴殛乞解藩任勘罪犯畿伯蔡濟恭上書略曰忠愛非後於人而徒抱焯、事例不講於素而終歸憤、隨處點檢無徃非罪咎責之至理宜推謝何敢強為自明之圖哉然而有召命則作意趨赴有民事則抗顏副愆自外論之真所謂不識廉耻而若其中冰炭交戰憂愧成病乞解見任開城留守金尚喆亦上書引咎辭職皆例批

司直具允鈺上書所被人言危怖虛謊千古人臣所未有之罪也臣之受此誣久而陳卞無目今其顯斥如此所改易者卽指金時繫為副學時上書也夏已卯臣時為知申依例入達還下之時諸臣皆見其書注書于日記若曰改易全本則此非暫時可為若曰改其句語則字畫塗擦亦不得掩其書原本尚在院中一見可卞且禁廬裯擾衆目森布雖欲改摺其誰欺乎乞下司敗究覈之 答茲事余已洞知卿具安意焉

金魯鎮事

十六日專經文臣講經親臨修撰金魯鎮讀乾卦不通下

教令讀易經大文及諺解能誦聞入直魯鎮上書稱有親病不入又下教曰魯鎮入直讀書既出持教而至今闕直申飭八直若闕直則直捧禁推讀書于囹圄於是魯鎮就囚上又命放送而八直讀書金又不肯又命禁推使誦全帙傳義然後放送金乃入獄讀之後數十日 傳曰金魯鎮既讀書放送

韓光會事

韓光會除左承旨稱在外不入是日右相洪人侍言曰光會見臣之日稱以在外事體寒心矣見大臣而遽稱在鄉紀綱何足論耶似不可薄勛美上曰罷職可也洪曰罷職

猶輕矣上曰削職可矣洪曰如有情勢則陳書違辟無所不可而俄見大臣旋補在外豈非寒心乎上曰駭然矣於是先會削職禁推尋釋之月餘洪又白上給牒收用

尹鳳五書

六月大司憲尹鳳五上書曰父子者天理之至重至大而人情之至親至切也血氣流通痛痒相関不以貴賤賢愚而有殊仰念聖上之心卽邸下之心邸下之心卽聖上之心聖上有一喜一怒邸下豈不知之邸下有一樂一憂聖上亦豈不知乎邸下之翻然悔悟真作聖之機豈使聖上不得俯聞乎凡事真實直諫則常裕隱約頌畏則常縮頌

今事情豈邸下本心然耶在廷諸臣姑息彌綸以至於此不思之甚也從今以往將言々掣肘事々苟且廷路艱棘邸下旣已悔改則往事便作先天今復何嫌何疑雖至細事終必顯聞况舉世所共聞許大慶喜之事乎其自然上徹於四聰之下有不可知則邸下不曾自陳其所不安當如何幸勿以遮護為忠不諱為不忠也至於大朝進見之禮不可一行而止宜緘此而一月兩朝不容有闕也

柳正源等書

大司諫柳正源等書曰近日舉行進見遙對等節乃是日用常事何可特此而謂他無可改之過哉至於臣僚之勉

戒例以體念為言而弗考前後未嘗有施行者是則體念
二字只是酬答之例語而况後來書批又或有悅豫底意
而無之則志氣之急已見於此臣恐邸下徒有改過之名
而其無實也惟願痛下頂針無復邪氣之干大諫李燮元
亦上書陳戒以固守悔意勿至頻復之意皆例答之

宋明欽書

前叅議宋明欽上書曰臣頃登尚席竊規邸下睿質純粹
見解精深徃々出人意表臣中心欣喜若有所得願自數
三年來令聞浸微謗言日興街談巷議至有臣子所不敢
言者臣誠恟恍疑恠莫曉所以臣以疎賤蒙被殊遇而今

當邸下阨窮拂亂積困嘗誓之日不能一言匡救俯仰慚
負何幸一朝開悟既行進見日閑講筵弟念盛德大業非
一時意氣可究彌天障厄非一念懺悔可消而側聞忠謹
之進戒近於周遮是則所謂悔艾不過上憚下畏苟且勉
強而已嗚呼父子天性也况以邸下至誠純行豈於此有
所未至也此不過嚴憚於大朝匪怒之教撓惑於小人甚
間之言大臣不能如朱子之本原性情以至此耳我聖上
仁慈隱惻其於邸下豈有忿疾之意哉惟其愛之過望之
切責善之際或至辭氣之過嚴耳邸下之道惟當起敬起
孝不敢有一毫疾惡之意如出告反面視膳嘗樂不遠遊

不登高不叱咤不饋遺等節無不勉守無為私意所汨亂
無為諛邪所沮撓又曰人君處崇高之上舒慘生殺莫敢
誰何而自古明王兢業不敢殺一無辜行一不義蓋
天以生為心故好生則悅嗜殺則怒仁則必興虐則必喪
又况儲君職在視膳賞罰威福義無自專於是而不能謹
慎違拂天心則其凶災致咎何可勝言即下天資仁厚豈
有萬一之慮如上數条而區區之憂猶且惓惓如此者良
以人心幾微之間可畏而不可忽也又曰臣伏見朱子章
劄或請留中泉時烈亦有此例伏乞睿裁焉書人有嚴旨
司書李昌任陳白下批優答且曰依所言留中

民家借人配事

七月十九日傳曰今聞相臣所奏

右相洪鳳漢

閭家借入此禁

解弛云噫嗣服前孰知其弊嗣服後初令禁此今不可尋
常禁之特召五部官其令嚴查以聞雖大官犯此者其勿
顧籍聞此教不為自現者永除傷案聞此教其或佯若不
知則無臣節也令部官將此教細諭坊曲勿使自陷於法
明日五部官入侍傳曰今聞四部官果得以未其中巧飾
假名白文不志記者也無可論甚至於令匠造舍借入其
家具計尤為巧密禁令之初區別尾草晚後犯法草尾何
卡彼挺人士人李萬吉權聚李福前郡守韓光國前縣監

李命膺幼學趙鎮謙進士朴姓人士人安姓人本律外加
三年定配韓先國李命膺李福并北塞定配其餘并領公
定配犯禁時諸堂越捧一等部官施以制書有違之律中
部都事金時訥四部既有中部豈可獨無法去勿限年勿
除職此後動駕時依幕胥命外雖一日借入閭家者一依
借入例舉行又明日 傳日被捉人任永浩韓倬嶺公勘
律金聖愚以聞帥為妾犯禁加三年會寧府投畀前持平
申思運承旨金光國并定配嶺公雖蒙放之後終身勿除
職前郎廳具運奎雖自首本律外加三年定配自蒙放日
限十年勿除職察訪金光緯都事李彥章不為自現本律

外加三年北邊定配終身勿除職幼學蔡玄翼事在令前
勿除案加三年定配幼學李弼輔韓夢喆李明允柳文應
鄭運豐進士安宗秀并加三年北邊定配其中韓夢喆不
為自首終身除傷案李弼輔等四人雖先自現限十年除
傷案承旨坪妻李氏李姓兩班妻南氏其子定配無子具
奴定配

明日右相洪鳳漢乃上劄曰金時訥則他部皆有而獨曰
無之而摘奸現捉之後尤表其罪其外部官既能捉納又
有查出又其查出之人非是今年犯禁者若追罪其前之
官則前後官之現告彼罪將不知為幾人今五部十官之

一時并汰已前官之次第查勘或有違於造化舒慘之權
惟願裁處 答曰前官追論及裁等調用之命并寢之

李永暉書

司直李永暉上書曰 詎儒人對時臣請令儒生進講因睿
教臣讀陳承荅後仍以伊日傳教畧效陳勉之語其後大
朝下詢據實仰對豈有一毫假飾面謾者而人之為言胡
至於此伏聞官官八對時睿教有及臣八對時事辭旨丁
寧昭晰無餘邸下既明其事實則可以解言者之感矣
答曰茲事余已洞知焉

李鎮恒書論諸試官趙榮進

九月持平李鎮恒上書曰 今番監試兩所掌試者之族黨
殆居其半放恣無忌國言浪藉并宜嚴譴頃日大朝筵中
下詢聖母誕降之基址其時承宣強其不知而陳奏至使
親勞玉趾於暮夜荒田之間萬目驚惑眾論沸騰當該承
旨宜謹罷世子不許上命納其書傳教以試官事其涉過
矣承旨事做錯則有之請推相警其亦晚矣所請則過重
推可也

先是武年監試官任瑋鄭純儉主試兩所多取親黨日
城尉子年幼亦得中七月晦日幸大報壇承旨趙榮進
言仁顯王后誕降即驪陽舊第在冷井洞遂四駕親臨

不得其真夜還宮八月初後幸西門外故閔承洙家得
真乃命立碑閣以識又訪得淑嬪誕址於西學洞命里
人護視之丁亥冬有見欺榮進之教因大臣言還收

鞫李漈

李漈者韓山人其父玄錫當甬廟己巳時為館學議與成
揆憲等上疏是日吳公斗寅等三人疏入親鞫政院不納
其疏而退至是漈曰陵幸上言述其狀請廢贈之典而其
言有坤位傾覆三臣慘被酷刑等語又曰其先祖當光海
癸丑上疏立節其祖引此而勉其父令上疏也承旨李心
源持諸上言八侍九日讀漈之上言至傾覆慘刑等文

廢而不讀曰語及先朝臣不忍讀上初命削漈儒籍以

罰之心源力爭之上乃命金吾刑曹堂上大臣入侍雜

議左相洪鳳漢判金吾李益炬同知洪以語犯先朝又有

此况昏朝之意命親鞫遂拿漈至九日令以大不敬納招

漈不肯屢刑而死其上言製給人宋普明以大不敬處斬

辭連人童子朴順源拿入以漈為逆放送衣資食物題給

李心源陞嘉善拜同義禁尋遷都承旨出謝因駕詣真殿

告漈事

徐志修安置

朝講入侍領事左相洪鳳漢吏判徐志修同經筵金尚喆

承旨鄭存謙特進官具允鈺鄭汝稷玉堂洪趾海嚴璘注
書李惠祚兼史李胤恒韓澹講中庸志修論中字之義以
為廷之事非逆親鞫過矣上命罷職既而傳曰廷之上言
可謂大不敬而恐或過中猶令雜議意雖審慎伊後思之
不覺悚然既有何顏以拜之教則職在重臣何心曰過乎
以此推之廷則無心而犯志修即有心無嚴不可罷職而
止忠州牧付處

明日 傳曰徐志修非逆之說無嚴莫甚今日普明以製
給上言之人來探闕下詰問之言敢以非逆二字供於帳
殿噫大不敬非逆而何今者二字徐志修唱之不可付處

而止大靜縣圍籬安置

黃景源處分

黃景源廷之妻侄也廷之雜義時以刑曹參判隨大臣入
侍大司成趙明鼎謂曰廷之上言其見之乎冝對以直也
曰不見矣及人侍言廷之上言來見已止之而不聽也不
言其見上言也及廷之鞫也上問廷以某事對以景源果
見之而改數處矣又言納其家狀而請墓文矣於是命拿
景源八景源震怖不能言但謂萬死無惜請遲晚上曰雖
然宜詳告也仍問之對曰其家狀果倏見而上言亦倏見
之矣亦有改處矣光海癸丑之云前輩文集亦多有之矣

問改何句語乎曰睦林一南九萬事矣何為改之曰事涉
偏論故耳其家狀出付刑曹使納金吾矣上曰汝於此何
其忽倏之多也汝以乃叔之故累歷名宦致位至此何敢
爾乎吾非無杖以榜汝特以累經近侍止之耳於是傳曰
廷之上言黃景源雖或聞之必不見也其若見也咫尺蓬
席何不奏也今覽廷供亦不泛然覽渠之招非徒覽上言
其抹去碍眼之人名莫重字句尋常省過已無臣分所謂
家狀句語尤為無狀循例捧置亦不自首帳殿親問語涉
模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普明既已刑推則渠焉敢獨
遁而其忍意在其上言非渠構草則亦宜叅酌其在清朝

廷謝縉紳之道不可不嚴懲况營救者既已荐棘則泛
省過亦豈尋常處之黃景源巨濟府勿限年荐棘永刊仕
版司諫柳思欽持平金相翊以不請加罪景源教以媿嬰
不言并六鎮定配李東鎮珍島定配

又傳曰今蕃事非當世也至大不敬者而首件三字於昔
年為人臣子者不敢謗諸章奏况今日而至於癸丑二字
人臣之所敢比者而登諸上言乎有此二字非大不敬而
何徐志修官至冢宰人亦若何而乃敢若此末世以名自
任者必也以志修為師義理為弁髦身為宰臣巨測之說
曰有文集登諸二字其敢泛省即聞黃景源有文名此人

若此世之小文得名若或信然其流之弊將至於洪水猛
獸噫金時繁劄中不致慰其猶嚴處况此乎關係非細荐
棘罪人徐志修黃景源倍道押送

又傳曰徃日之事有二人其中一人徐志奏雖無嚴無閑

於本事荐棘之外更無加律不必論矣一人黃景源身為宰

臣箴置其文指揮上言王章豈可獨施於寒微之人而墨

抹二人之名於不敬文字視若尋常親問之時不為直招

及其末供語涉巧拱當問不問雖為酌處執法之臣其宜

爭也而視若例事亦何嘿々莫日監試雖難詰臺陳章有

例撤試之後或為違碑或為若暗尚且寒々關係倫彛今

番處分之後諸臺並削黜現告大司憲鄭先忠掌令鄭運
維蔡緯夏執義鄭先漢持平李世演李普圭大司諫韓師
直司諫鄭恒齡正言權穎金尚集獻納張浣

昌德宮臨幸

二十一日承旨李顯重八侍命納政院五月日記覽徐命

膺尹在謙言事書日記特入命尋臺諫言事書得徐子向
書顯重辭不敢讀因曰此事羣下不敢

上聞理所然也傳曰明朝當拜真殿昌德
所以今始發耳

傳曰莫重君命不遵言事書掩置其時承旨李廷喆宋瑩

中並削職不叙身為春坊官公然入直其時春坊官並削

職現告柳思欽鄭昌聖嚴璘

傳曰明日下闕太僕殿座排設布帳分付 傳曰內官徐
恭恒吳允恒並拿處囚南間

傳曰噫今日之事忍喻哉父不能訓吁嗟今之廷臣元良
雖有過舉孰奏于予此大臣諸臣一也今日之事徃牒所
未聞其在戎元良之道終難其然左議政洪鳳漢特免相

以不能
匡輔故

傳曰今番元良過舉專由閣豎掖隸之造成中官吳允恒
徐恭恒巨濟府勿限年定配朴文興金佑章敢請造冢之
事貽累元良登於臺章並令該府嚴刑一次勿限年定配
別監等勿論隨從與否令刑曹嚴刑一次後海島分配今聞

中官柳仁植其涉殘忍令該廳恤典舉行

政院達曰判府事洪鳳漢奉大朝下教未詣請對矣今日
八對傳曰其君之漠然不聞知事勢固然諸臣之煎熬舍
默其勢亦然而其中猶有抗章陳元良者其雖嘉尚惜乎
一章中扶雜尹書所
論事噫命大臣諭元良命法駕謝真殿處
分既嚴自此以後庶可以樹國網懲一世事已了當京外
諸臣不能諫止者其何以此撕捱乎此等之章政院切勿
呼望 傳曰大司諫尹東暹都承旨除授叅議李秀得行
副司直俞彥民李翼元李光漢承旨除授傳曰右叅贊金
相福內局提調除授其令隨駕傳曰四月初二日至二十

二日北闕坐直承旨并削職沈滌俞彥民俞漢第李秀得
鄭存謙李心源金尚重李永

傳曰宣仁門當殿坐朴文興上于門外 傳曰問元良朴

文興所為節々無狀事當梟首以謝國人而軍法外梟首

已有禁令坐於宣仁門下教捧結案後至正邦刑以謝中

外 傳曰今番下教關係宗國既命嚴刑坐帳殿目觀三

十度安楚謂不決不若此而該堂亦顧瞻闔豎乎金吾諸

室并罷職李益延李景
祐洪構漢朝者發配留滯門外極涉可駭極

發配當該羅將令該曹嚴刑一次 傳曰朴文興罪闕霄

壤其宜至正邦刑以謝中外而非謂渠也意蓋深矣既捧

結案特為忝酌既施嚴刑二次黑山島即為押配 還宮

時傳曰李仁培左贊讀除授李敬玉弼善除授即為牌招

右相鄭暉良辞免上書自箕
營上答曰云云余之前事思之悚

慄言之愧忤聖上既已祠燭又有特教此正小子自新之

日云々

二十四日傳曰傳相免相則况其時賓客乎并削職李基
德李

壽鳳李世演
李鎮衡等

傳曰文興幾傾宗國君雖忝酌臺臣所當爭執而其尚蹇

蹇猷納洪趾海康津縣正言尹冕東棧張縣授畀當日押

付

小朝以承言色下令曰焦遑罔措之中云々自再昨減善
事下令于政院

大司諫朴師訥牌不進傳曰朝鮮臣子豈如是乎其涉放
恣更為牌招傳曰其時提調問候於何處於中官為之乎
與其時承旨一體捧傳旨李益輔鄭弘淳為分提調正言趙榮弼掌令

趙重明持平李恒祚在外旌義縣依傳教授昇此授昇仍分棟

二十五日藥房請對令曰方在待罪中只都提調入對傳
曰此何景象大司諫朴師訥此時無端違招不可使聞於
隣國鍾城府投昇獻納朴致隆削職

二十六日藥房達曰連日露坐堂庭寢膳諸節云々令曰

當此焦遑之時何敢許診退去 判府事洪鳳漢永城尉

昌城尉以犯用紋緞皆罷職二十七日鳳漢又拜左相戶

判尹東度拜右相鳳漢出城外陞領相遣承旨傳諭正言

郭鎮純掌令趙台命以謝恩而不詣臺削職吏判李鼎輔

出謝行政承旨洪準海書啓領相入城鳳漢因出謝

二十九日藥房請診令曰當此之時何可許診退去又以

復膳事大臣率二品以上求對令曰焦遑待罪之中何顏

見之不許三請乃見 明日令曰待罪之中供上勿令封

進大臣諸宰力請不敢復膳以減膳例舉行

十月政院啓曰左議政鄭暉良來到城外自箕營來以負

罪至重方今待令云矣手書教曰知卿來到城外卿何若此與元輔已有酬酢知卿心即為偕入傳曰此非文字往來者卿心已燭今欲面諭欲伸卿心即為入來謝恩左議政鄭暉良傳曰左相引嫌予燭無餘其雖過矣於西藩則此何登聞者而大拜之後領相既以此免相則欲為同去就得大臣之體特為免相用副苦志

初八日傳曰元良一番進見後予解鬱結之心元良亦無自阻之意明日為之初九日王世子詣慶熙宮因還宮傳曰元良既進見常參次對冒進依例為之事分付備局侍講院

新錄

初庭誡唱榜洪樂仁直赴傳曰登科前司果付錄者例陞而大臣不奏故尚未舉行其令該曹洪樂仁陞六明日傳曰此時人才沈滯可惜况柏府薇垣其父首揆則雖除曾無行公之人大臣子為臺諫則都堂錄亦無掣肘之端而若行則必為漏矣玉署之人未有甚於今日李徽中副枝理洪樂仁副修撰除授洪大臣子也

翰園

命行翰園傳曰今番台試科次時更外者謂不肯善作人抄而就下等者也國子分館落書者校書分館以懲欲免之習傳曰翰

薦為翰園郎予苦心兼春秋尹師國翰林姜趾煥以意見
參差令方陳書云若此其將復為都臺園故皆令八侍問
之則新榜中武弁祖與父者二人李亨元祖載恒
鄭煥猷文汝襖故言以
鄭煥猷特園之意而即曰兼春秋之固執欲敢一人以至
于此云既園則一與二即百步五十步之間申飭之時何
敢若此昔年有以文武懸隔為七國之教尹師國芻坡地
權管差下倍道赴任

皇壇從享收議

壬午三十八年三月親祀大報壇欲以皇朝名臣配享三
皇玉堂李瀟李徽中金應淳金相翊皆贊承之遂命收議

在外儒臣大臣皆不明決請博詢處之右相尹東度以為
恐聞於胡中而生事領相洪鳳漢以為當初設壇乃用祭
天之禮今配以諸臣乃宗國之禮前後意義不相蒙然設
壇既出義起則配享亦從義起無害也是月十九日上御
門台二品以上堂上堂下詢問當否諸臣議不一而其言
可者多云

李廷烈列名仕版

四月大臣備堂八侍時持平李廷烈所懷近日之弊所謂
時操為害最甚朝臣或有銳意國事者多日持被則以疲
軟善八直議之一二做事則或以能舉職議之如是而誰

能做事乎且頃日御題以抑躁競三字親試文臣而抑躁
競苟為不然則雖日下絲綸徒歸文具而已此則惟係於
殿下用人之如何進其剛方退其諛佞則好矣 上曰所
奏模糊暗昧矣副校理尹得孟曰所懷模糊不明大失臺
體罷職何如 上曰所奏雖得體欲召人復問勿罷可也
是日傳曰憲臣所奏二件事語涉模糊頗有餘意故儒臣
請罷其雖得體特命勿罷其更召之既稱諛佞人又曰諛
佞習若有此等人此等習此亦七國之逃也頃年語涉模
糊有緘問之事咫尺前席不可暗昧故問其佞習一刻之
間前後矛盾在朝之人或稱剛方或初直此而近歸諂也

持平李廷烈刊名仕版

傳曰幾十年調劑莫曰乙亥帖然頃者金時繁之劄可見
其心此則其猶吐心予見其影者多其欲生釁者莫知其
幾其由何哉其不自省或曰我亦地醜德齊何後於彼而
彼先我後此宰執銓官之操縱也與訛造謗無所不至甚
至於以引進同類排斥異己譏斥之李廷烈所懷已露矣
心常拂鬱之輩暗室挑廷烈而作此舉措為人暗劣故及
其更召一反前辭或稱舉朝剛方義經小人暮年偶見况
渠以璿派不思體龍濟之御製作此怪舉亦何足惜而既
諭其父以此律加於其子非王政之所宜其寢刊名之律

巫施永不叙用之典

沈一鎮處分

二十一日傳曰今覽沈一鎮供辭一鎮之心豈不若此不覺感動此非為一鎮父子也所重在焉雖無前例在造命之位不為處分更待何時且曾有此例者非特頃日下教中人也頃年故判書李晚成妻當直上言其處分朝臣猶然况莫重外裔乎雖守經之議為莫重處分之後更何敢用議於其間一鎮隨本生父而奉祀青平人倫團圓子既非為一鎮則一鎮之道隨父後而奉祀於貴主何謂隨父今繼後者重殷既奉祀其子何敢辭於其後其在國禮

更無他例此供辭勿施一鎮放送禮科舉行

是時領相洪鳳漢奏以一鎮生父重殷繼後於青平一鎮所後父師淳移作附位一鎮還為重殷之子以奉青平祀上詢羣臣莫有應者命皆退去獨領相及禮判申晦留待定議於是其一鎮乃擊鉦訴寃命判義禁李鼎輔同義禁洪樂性閑坐受一鎮供辭八侍以奏乃下此教

尹煥決杖

水原府使李重祐因官事上京前直長尹煜運喪行相遇其弟尹煥隨喪行重祐使人辟止煥不下馬重祐送捕其

奴煨不肯送仍打官人重祐怒傳令官中令盡捉一行人
拘囚且令店人禁不得為食煨乃上京屬煜妻呈監營路
遇持平任規周訴之規周乃上書劾重祐領相洪鳳漢入
奏其事命秋曹其時護表人嚴問口招以奏刑判李之億
入侍傳曰今見供辭服人不下馬非矣推奴其亦官體因
此起憤挺官人尤非矣因此尹煨挺身上來欲洩其憤翌
日過振威而謂以五六日無一被打之事而譁張孟浪之
言恐動婦人訴圻營而不答過訴臺臣有此陳書之舉婦
人為其父作此舉亦偏隘之例性而尹煨不下馬不隨行
先為上京舉措閃忽尹煨令秋曹勿為徵贖決杖一百李

重祐推考煨故尹學士之後孫也時議以儒生而受杖以
為不可洪聞之欲奏而免之禮判申晦止之遂不果聞也

東宮國恤

五月二十一日王世子薨逝

嚴弘福

閏五月宣仁門內八侍時左議故洪鳳漢曰臣有駭悅者
敢此仰達賊孽嚴弘福者出沒京鄉蹤跡詭秘近以嫁禍
措紳之說有所流播至以為某也當勘律某某也當置某
法指意萬々叵測一世喧傳臣亦聞之於彼儒臣李瀕如
此妖惡之徒不可不嚴加懲治矣副應教李瀕曰嚴弘福

者臣有戚分而素知其為人之妖惡矣頃於夏初偶然逢
著忽發危悖之說指意叵測臣聞甚驚駭果有所傳於大
臣而大臣所達誠然矣臣謂依大臣所達嚴處斷不可已
也上曰嚴弘福即為發遣都事拿來可也上御昌慶宮太
僕寺親鞫嚴弘福弘福供矣身素知趙判府事矣今春有
書使之八來書到於二月旬前而書面書以嚴直長宅即
傳春川趙判樞候狀矣身四月始往見則趙判府著笠服
氈衣笠則布笠衣則似是木綿矣到舍廊前則有若干妓
生及三絃客則曾經平陵察訪者柳絲及名不知南奉事
在座南奉事及柳絲則食狗羹後仍入內室矣身與趙判

府問答而惴心中實多可疑到東門外逢著李瀕之問自
何而至矣身答以自春川而來矣傳於李瀕之說下詢則
當盡白之矣趙判府多為如此之言矣身豈忍趙判府而
然乎豈以不聞之言仰對乎矣身本以浮誕之人為人所
誘不慎樞機為世指目亂言不道誣惑人心欲亂於世萬
死無惜遲晚處斬如法

傳曰世道日下人心叵測今者嚴弘福今於復政不可循
例處之故臨門結案懸首門外吁嗟世間其誰見惑遲晚
之招今者下教頒布中外咸使曉然知君之臣之之意
傳曰七十暮年遭此往牒所無之境有此復政之舉其雖

否德卽予中興初政也噫非予中興是乃陟降所賜噫今
迂臣卽喬木世臣挾滌舊習輔我暮政然後庶可見乃祖
乃父矣噫今日青邱一世八方之人孰豈有二心而噫彼
弘福抑何心腸作此今日之舉乎况其所親鞫正當初政
之日豈不欲逆折奸萌以絕其根而吁嗟黨習何為而作
其本在於互相角勝而然不若初消跳跟故活百處一本
事已帖然而大抵近者臺風莢軟互相顏私只聞搆捏未
聞諤々尋常慨歎者豈忍初政予自為之噫彼相臣有乃
祖乃叔以調劑事予雖非時任久在鄉郊其名則相也么
麼一庶致書慇懃已損相體昔楊綰為相郭子儀減其聲

樂畏相猶然况身自當之者而弘福招中左右三絃聞未
予自赧然噫此非夢想所望於此相者其若不親乎弘福
雖有百弘福何敢憑藉初政入侍之臺臣視若例事予今
不諭此欺心其亦仰負其在勵新之道終難泯默判府事
趙載浩特施削職之典

兩司合啓鞫獄事體何等嚴重而趙載浩旣出於正法罪
人弘福之招且身為相臣親密妖孽致書慇懃者誠甚驚
駭獄體陰秘未知事狀之何如而其在嚴獄體之道決不
可削職而止請趙載浩邊遠安置依啓仍 傳曰趙載浩
旣允臺啓端川府舉行

兩司合啓締結匪類酬酢亂言揆以典刑自有當律安置
罪人趙載浩受國厚息地處尤別而親近妖孽書致遠途
爛漫接語驚惑聽聞之狀既出弘福之招傳說之弘福既
伏王章則出言之載浩豈合輕律請安置罪人趙載浩極
邊荐棘依啓

三司合啓荐棘罪人趙載浩之陰凶情節可勝誅哉渠之
父子叔侄俱致三事國恩罔極何負於渠而向於三年之
內不伸奔慰之禮臣分已墜矣人理已滅矣况自七八年
來偃息鄉廬招納妖孽睥睨一世醞釀禍機以至於殺浩
迂臣神之謀預為揣摩其綢繆排布之意將無所不至雖

因弘福之傳說自底綻露而端緒纒發根因莫究遂使載
浩乞箴之圖尚今掩置窩窟未破亂源自在其為國家無
窮之憂當如何哉獄體全壞輿憤轉激請荐棘罪人趙載
浩亟命王府拿鞫嚴問期於得情上以有違續典斬允
三司合啓辭昨日三司之合啓實是一國共公之論 聖
上亦下辭嚴義正之教而直以遠越續典致斬允可臣等
不勝訝惑焉續典所載議政不得拿問者即指見帶職名
尋常罪過而言也至於趙載浩則締結妖孽綢繆計議所
營何事屠戮朝紳揣摩闖售將欲何為其窮凶情節殆有
甚於跋扈彰迹之逆也是何等關係名編謫籍既施屏裔

加棘之典則不可待之以議政矣罪在亂言將有凶國害
家之憂則不可律之以常憲矣當弘福刑訊之日一體拿
問嚴覈窮治在所不已而弘福徑先伏法根因究莫鞫體
全壞輿情感激豈可以曾經大官而終至容貸乎請荐棘
罪人趙載浩亟命王府拿鞫嚴問期於得情上又以違續
典不賜批下嚴旨

三司合啓荐棘罪人趙載浩素畜跋扈之心又挾偽辯之
術平生伎倆必欲自尊威福識者隱憂固已久矣致位三
事受恩如何而頃當三年之內終廢奔慰之禮君臣之分
渠既自絕則當以廢人自處杜門蟄伏而乃反締結匪類

自作窩主書致妖孽倡出凶言綢繆預度所營何事魚肉
搢紳所欲何居無君之心既已綻露凶國之憂有不暇言
况鞫獄凡例自有首從之別而今此凶言發之者載浩傳
之者弘福也弘福既伏邦刑則載浩之獨進王章寧有是
理三尺至嚴決難容貸請荐棘罪人趙載浩按律處斬
答曰違法之請雖不賜批據理之啓其何斬持况今者之
啓辭簡義直與頃年一任噴薄之語大異予用嘉之但弘
福既已擔當正法則直驅窩主於此人非王政之所慎頃
者下教已諭是誰之于本事之果然與否予固不知而今
覽此啓予心愴然載浩雖怪狂以豐陵斬向國之誠予

豈不寬其律於其子乎初啓卽允再啓亦允王法已伸根
底且消其何至此不允

六月諫院啓向來弘福徑先正法情節雖未盡露而其招
中柳絲南姓人奉事者之說端緒自見所謂柳絲南姓人
俱以與附趙載浩夤緣發迹此比隣晝夜狎昵便同家
人則載浩居常言行陰匿之狀萬無不知之理且弘福入
來而渠輩避去則預知將有密言酬酢之狀昭不可掩請
柳絲南姓人設鞫嚴問依啓

親鞫柳絲南景容

上御慶熙宮太僕寺親鞫柳絲南景容絲供曰載浩山所

在春川矣身亦在近處仍得相親矣今年四月初三日載
浩謂有飲食招矣來身矣身晚往則畧有飲食又有妓生
三人琴歌在鼓之屬意外有嚴直長者投衙矣身曰嚴直
長誰也載浩曰嚴弘福也舉三絃喫床之時與景容同食
弘福來後載浩乘籃輿弘福乘馬與廳直輩持樂兒同往
載浩新構之亭載浩與矣身景容弘福同宿而爛漫酬酢
矣載浩常有無狀之言每以上書諸人臣不利東宮自稱
保護矣身每以新聞其言極口稱贊曰大監之言是矣自
古保護東宮自是人臣之事大監所見至當也載浩之攘
臂大言專在於恣行威福乘時殺戮載浩近日愛南人而

居近之人有睦祖述睦重道及文官黃冕其意蓋欲將來引南人殺老論而每謂老論死於南人之手矣身問其故則載浩曰此如易理南人自己已七十餘年不得志天理必歸南人矣老論不識理而如此將來必死於南人之手矣載浩為此言者專為不能伸其志於朝廷故常欲噬嚙人如此矣載浩每逢南人則以為七十年前此黨有罪矣今則無罪已已餘黨得志則老論必為魚肉於將來若不如此則吾當煮醬於手掌矣其所謂乘時云者無他已已餘黨乘時入朝也此等之言常、酬酢矣身與載浩弘福景容同一心腸妖言惑眾同犯不道遲晚

景容供矣身與載浩居在一鄉素相親切常、往來與之寢食而矣身為載浩之歌伴矣身初仕亦出於載浩之手矣今年四月初三日載浩送奴相邀謂有飲食矣身進去則有三絃喫狗羹之際弘福來而矣身則與弘福不相知柳絲則與弘福相親故弘福與載浩酬酢後絲與弘福相語於退廳矣上年八月弘福亦來載浩家而與矣身逢著柳絲亦在座矣今年四月同會時半夜酬酢同宿一房果如柳絲之言矣載浩常時罵辱朝廷狂言悖說亦嘗聞之矣載浩常時以為一邊人皆不利於東宮而渠則保護東宮云此等酬酢柳絲亦知之矣載浩相親者睦哥數人及

黃冕而忠州居朴垂裕乃是徵賓之子而與載浩相親故
專為尋訪而來云矣載浩常以為一邊人每每誇我蓋吾
每為日後己已餘黨必得時而老論盡死故一邊之人皆
嫉我云矣載浩常謂己已黨若得時則睦祖述當為吏忝
弘提矣身當為雄州巨牧柳絲當作好太守云此是載浩
與矣身等爛慢相議之言矣身與載浩弘福絲同一心腸
妖言惑眾同犯不道遲晚並處斬如法

趙載浩賜死

親鞫時傳曰文蔭武二品以上及八侍外兩司並牌招八
侍上俯詢載浩按法可否于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承旨禁

堂問郎及侍衛俾各陳所懷領議政申晚左議政洪鳳漢
右議政尹東度大司憲鄭光忠執義李壽德掌令李光潑
金著耆大司諫宋瑩中正言金尚集金魯鎮副修撰李在
協都承旨南恭會左承旨金孝大左副承旨鄭光漢右副
承旨李宜哲同副承旨李基敬判義禁李昌誼知義禁南
恭齊同義禁鄭弘淳洪名漢司僕正李敬玉以下問事即廳校理
洪樂純副校理洪秀輔司果柳善菴副校理尹得孟修撰
金相翊洪述海司果李明煨兵曹判書金聖應以下侍衛兵曹
叅知朴昌潤副提管趙榮進判府事李昇輔以下二護軍
洪象漢徐命述左叅贊尹汲護軍鄭亨復司直朴致和工

曹判書李益輔知敦寧宋昌明司直韓師得俞寂基鄭續
述禮曹判書申晦護軍金尚翼刑曹判書具善行吏曹判
書金陽澤右叅贊金致仁綾恩君具允明護軍鄭汝稷曹
命采李禧遠申思建洪若水李邦佐工曹叅判金兗大護
軍李柱國大司成徐命臣護軍鄭益良南叅著吏曹叅判
朴相德司直柳謩兵曹叅判李恭和左尹洪樂性戶曹叅
判洪隣漢護軍李裕身刑曹叅判沈鏞禮曹叅判金時默
護軍李奎來尹得菴尹勉教張志恒鄭宗等皆以緣景容
承款招辟如是明白載浩罪狀綻露無餘三尺之法不可
容貸齊聲仰對

傳曰一自弘福之後趙載浩罪狀既已綻露而與今番兩
囚之供有異其所荐棘可謂樹義理亦無贓物斬允合辟
之請今則尤露無餘噫載浩以誰之子忘君昔父與此輩
賊與之類揚言國事已萬一無狀而陰合已已餘黨敢述
此輩頃年所為尤涉陰慘噫釀成戊申乙亥其本在此則
渠何心腸不思其父帶礪之勲反與此輩綢繆此謀設或
雖非己已餘黨位在三事之列若是放恣已無可謂况其
言之叵測至於此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乘時將來
等說豈今日北面者之所忍說乎今則不可其令一刻息
倉於覆載之間故台承宣欲為下教半餉小次其乃呼厲

者非為陰慘之載浩也噫昔日思其父之意也噫彼載浩
抑獨何心萌此心發諸口乎雖然若無弘福載浩狂惑一
世不止於此乙亥逆鑑後載浩奏予曰今乃去核云彼鑑
職不過一宰而猶然况載浩乎可謂乾道之昭：可見天
網之恢：符同孤雛之輩其皆正法則於載浩耳施當律
噫廿載臨御初決此事非徒古人盤水加鈞之說亦國朝
不多有之事與兇遠自點不無差間則宜遵國朝常行之
典令該府遣都事倍道而行即其地特賜其死噫載浩既
伏王章庶可勵一世而今於初政有此載浩此予所以不
勝憤駭者也

親鞫睦祖述睦重道祖述供載浩為矣身家外裔矣身丙
子年入春川載浩其後下來矣身遭長時載浩脩送祭物
矣身心甚感之矣身每以貧寒為憂則載浩以為做科文
則可以拔身矣身今年四月往載浩家則有三人座二
人則景容及綵一人則不知為誰及其出門問於牽馬者
則謂是公州嚴直長即弘福也載浩常以老論不利東宮
之說為張本乘時驅一世後欲引進矣身之類載浩以此
攘臂大言之時矣身每稱至當載浩相矣身之面以為當
作弘提吏叅云矣身聞而喜之矣身與載浩妖言惑眾同
犯不道遲晚重道供矣身與載浩有戚分而相知載浩聞

矣身饑餓則送助食物亦為助給祭物載浩言論不苟且
故矣身常以為明決矣載浩常憐矣身輩久為矢志不以
用於世為慨載浩有保護東宮之言而常以為老論為如
此無狀之事則死宜矣載浩之意與李潛之言相似而載
浩每以為將來與矣身同類為之云載浩此言乃不軌之
心不但矣身之得聞而已相述亦聞之來言於矣身矣身
此罪之外帳殿親問之下言、稱我多肆悖惡大逆不道
遲晚並處斬如法重道
親鞫朴垂裕垂裕供矣身父以鏡黨被人指目不見容於
世故趨附於載浩以為榮進之計尋常親密故寒食後自

原州轉往春川見載浩矣載浩有狂氣每為凶象之言以
頃者上書規諫之事謂之將來必可慮云又以為近來科
舉多私又貪權不可無一番變通云矣載浩又以為己已
餘黨盡死之後以天理言之南人必一番當局將來殺戮
必多出云而近來載浩議論變改乙亥後憐其諸賊餘存
慘少欲為次、扶植與己已黨為蕩平渠欲為領袖蓋載
浩以乙亥前主張蕩平家人乙亥後無與為黨故不肯屈
於人下忽生他心欲為締結廢族以為將來得志作威福
恣殺戮之計矣矣身聞其引用廢族之說不覺自喜一家
牽連之人皆被用則雖不利於國家而至矣身則豈不好

乎矣身則欲曰其機將售鏡夢之志祖述重道以己已餘
黨依托載浩欲售黯宗道之心絲景容不過圖富貴之計
矣矣身與李賢涉酬酢此言則賢涉言論與載浩相同故
聞載浩之有此意大喜雀躍矣矣身與載浩親密而矣身
心腸乃是鏡夢之心大逆不道遲晚處斬罕籍如此

奉教嚴辨錄御製序曰噫今番處分為 宗國一副當
大義理也而彼載浩之事適在於此時其時諸供中所謂
保護不利之說誠是萬々叵測噫十三日前有何保護之
事有何不利之事而載浩此言之藉口以其時供辭規之
指諸臣之章而然也其章雖疏究其心決無是理况其章

卽書也陳於世子誠可謂保護其何曰不利雖欲因此藉
口欲驅廷臣於不測之科噫此則雖五尺之童猶不可欺
也而况一世哉若如載浩之言自古忠臣之諫其君者其
亦不利而然乎決無是理決無是理非徒不敢欺做作千
萬不近理之說自縱構陷廷臣之計而尤為無狀者自謂
保護交結已已餘黨欲為領袖此真箇不利而誠載浩自
道也此非將心而何抑尤為無狀者渠欲以不利二字網
打一邊而其中位高而地處親者嗚呼於思悼其誰嗚呼
於今之東宮其誰噫此無他載浩一心在於專意用權而
陰陷此相然後渠乃遂其計故也噫彼其心不專在於上

書之諸臣也其誰欺乎逢人即說畧無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若無今日之綻露矣但在於一將字而止乎噫古人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嗚呼近日其影已露雖非載浩之心若售此等之意亦一載浩也此後人或有以此事捏合疑眩則此真箇二心者有浮於載浩也嗚呼鴻荒已判之後一端義理不泯於千萬載豈有是慮豈有是慮而噫難測者世間事也况此等之時此等之世乎噫已已餘黨譁張若此無倫同測之說釀成戊申逮于乙亥噫彼載浩戊申勲臣承襲封君者抑獨何心締結此輩往日之言噫非今綻露其將國不國君不君可見天道之昭々嗚呼

一自祛黨之後技癢舊心之類無聊寂寞之中值此機關若得奇貨將二為一以前合後則其流之弊可勝言哉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依昭鑑例名曰奉教嚴辦錄令文衡兩館提學曾經文任叅鞠禁堂校理姜必履修撰李在簡文學全相翊叅鞠問郎中儒臣在京人為郎取全吾文案編成而頃日接鞠大臣總領將此下教弁於卷首亦將此意新論於文案之下

傳曰噫今番編輯意蓋深矣既名曰奉教嚴辦錄只令堂郎成史新與錄名々實不相符今以一言嚴辨十新諸堂之所思未及者有志而其猶泯默者將此予意無遺新論

噫今者此舉序文既諭欲辨將二為一以前合後者也噫
載浩即豐陵之子思其父之戊申苦心乎豐陵戊申之心
即為國本也其心可謂忠也而乙卯以後國勢永鞏載浩
何有此怪論其心已現此其一也噫一隅青邱三宗血脉
只有予與思悼及世孫其非鳥獍者流孰敢不利既無不
利則有何保護此其二也噫載浩設為是計必欲甘心於
今日廷臣顧今大官於思悼誰於世孫誰此求諸人情求
諸事理千不近萬不似雖欲誑惑五尺之童必不信矣蓋
載浩此心先下手於此然後廷臣可以盡除驅也巧且慘
矣此其三也噫載浩有此心欲驅廷臣而獨掌難鳴故交

結匪類其誰欺乎此其四也噫盡驅廷臣於岡測之科渠
之其欲同為者即已已餘黨及私福暴容絲者流世間牽
此等之輩為領袖能售此計乎計則巧意則愚也此其五
也噫非徒已已餘黨及此等賊類背其父素志陰結惡國
之輩載浩則自以為牽此輩其可以橫行國中而以諸招
規之遂事之後重道輩欲售黷宗道之心垂裕輩欲售鏡
夢之心以此推之載浩之為此輩領袖而欲行腦臆者抑
何心腸此其六也噫序文亦喻上書與陳諫之人驅之以
不利彼載浩抑以何辭保護乎此無他袖手傍觀欲若司
馬懿其心路人所知此豈為保護其雖籠絡重道輩類凡

有秉彛之心者孰陷於渠之術中此其七也噫其時既無保護之可論而崩動此心與怨國之輩不逞者類打成一片欲陷廷臣於罔測之科究其心跡可謂叵測不利二字於渠自道此其八也噫知人知面難知心雖良述編予於載浩半世被欺何則渠之怪狂其誰知之以乃父之子此等之誤人果無初料心自謂白舉世皆清然後欲行則豈有是理良矣于今視之其果見欺彼載浩之逡巡非待舉世之皆清欲俟舉世皆趨附於渠自為領袖者也故左相宋寅明晚後所思雖不同量即為苦心而載浩其時非徒斥而非之聞其所奏揚言於祭文云既為此則抑獨何心

於滿庭諸臣非徒背也欲盡驅於坑坎豈云其父故左相九原有知必也憤駭此其九也噫書不云乎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彼載浩其敢欲作福作威其初之心雖由於專權作威之意易曰履霜堅冰至若不登時綻露其流之害將至於國不國君不君如不曉然於此等義理將二為一此亦一載浩也即莽操懿溫之心既之而曲成事端以前合後此亦一載浩也即無所不至者也此其十也噫不知而犯王章其難追矣若是洞諭之後其若跳踉眩亂何求往事順者近事天鑑昭々天網恢々魑魅莫逃自伏典刑可不畏哉可不畏哉特製大論新編

之於序文之下本錄之上飭編輯諸臣之意

